

武當異人傳續武當七女

武當七女

吳珠樓主著



第一冊

還珠樓主著

長篇武俠小說

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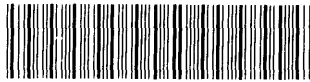
當

七

女

第一集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

A541 212 0034 94788

說小俠武篇長

武當七女

第一集目錄

第一回

黑狗搜魂妖氛如海
明珠照暗奇寶騰輝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回

臨難識危機義重情深拚一死
陰謀施毒手烟籠霧約阻雙飛……………一九

第三回

倚玉偎香喜得卿憐情曷限
彈箏裂石驚回尊夢恨難窮……………三九

第四回

萬里渡關山劫後精魂仍依愛侶
千里消血雨懷中靈符忽化虹飛……………六三

武當七女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

黑狗搜魂妖氛如海 明珠照暗奇寶騰輝

本書係記武當派劍俠，武當七女事跡，首敘湖南岳州名士林少琴，生女綠華，夙根深厚，美慧絕倫，有愛梅之癖，表兄錢秀，慕綠華美慧，意欲求婚，少琴見錢子俗惡，固無允意，綠華性孝，不捨違顏求婚，欲以丫角終老，意更堅強，錢秀偶請林氏夫妻赴宴，便求婚事，見少琴婉拒，乃爲僞盜以相恐嚇，不料爲綠華前生之母，女仙白髮龍女崔五姑所敗，奸謀未遂，綠華心厭錢秀，未同赴宴，時值晴空月滿，偶往後園門外，見小橋流水，景色幽靜，梅萼含苞，寒芳欲綻，乃命慧婢青萍，置酒賞月，綠華麗質天生，獨自徘徊於明月花陰之下，方覺花月爭妍，夜景清妙，忽來一形貌醜怪老尼索飲，綠華知其異人，執禮甚恭，並起拜師學道之念，老尼隨以藥酒轉賜，定約而去，到日往候，老尼不至，忽大雷雨，綠華意志堅誠，苦守不去，忽一少女冒雨飛來，攜同同房，告以前因，始知少女名張錦雯，因綠華前生父母凌渾崔五姑，雪山坐關，見愛女年幼，轉託碧梧仙子崔蕪撫養，蕪亦鍾愛綠華，平時堅囑，本山何處均可遊玩，獨後山瘴氣甚

重，不可以往，嗣因要事出山，行前重申前誠，綠華謹厚有信，言出必踐，初未留意，獨居洞中，正覺寂寞，忽聞玉笛飛聲，起自山後，與義母平日所吹無異，頓觸夙好，第守前誠，仍未往探，僅料吹笛人必非庸流而已。是夜月明，洞旁梅花林中，繁花盛開，乃攜洞中玉笛，前往賞花吹奏，林中原有禁制，外人不能擅入，綠華獨坐花下，忽見一白衣人穿林而來，匆匆不暇尋思，誤認外敵，發動埋伏，將其困住，實則白衣少年崔時，乃崔蕪幼子，平日隱居後山洞內，因見綠華明豔如仙，心生愛好，先吹玉笛，引往梅林，再故作犯禁受傷，以圖結納，綠華誤傷義母愛子，自不過意，由此互相往來，淫種情根，綠華不諳旁門法術，無意之中，殺一惡蛟，巧得寶珠十二粒，崔時深知寶珠功用，行法施爲，寶光所照，三十里內外景物，纖毫畢現。綠華令其傳授，如法一試，發現斬蛟時所遇妖道，正用邪法，設壇暗算，崔時恐綠華受害，情急往鬥，綠華見狀疑，升高觀戰，見崔時已被黑烟圍住，雖仗飛劍法寶防身，回顧自己，面有愁容，不禁大驚，當崔凌二人，用寶珠化爲一圈明光，朝前查看時，早瞥見附近山頭，設有法壇，當中一面法牌，長約五尺，上面釘着一個黑狗，幡幢林立，邪氣甚盛，除雨夜斬蛟所遇妖人外，還有一個半臂赤裸的妖道，披髮仗劍，正在行使一種邪教中的黑狗追魂大法，同時前遇妖道，已然起身，待要飛來，崔時因恐綠華無知，受了妖人暗算，明知邪法利

害，未必能敵，情急之下，也未顧及，匆匆朝前飛去。綠華因崔晴口氣，一向自恃，從不捨離開自己，神情竟會這等匆迫，敵人利害，可想而知，父母義母，均不在此，崔晴如有失閃，林中禁制，也不足恃，暗忖太清防身仙法，諸邪不侵，與其坐觀成敗，凶多吉少，不如衝將出去，將他護了一同遁走，怎麼也比坐待仇敵侵害，要強得多，主義打定，忙用日前所學席雲升空之法，升高一看，見爲首妖道，七孔流血，面容慘厲，彷彿一幢黑煙，裏看一個惡鬼影子，直非人形，離身尺許有一長大黑狗，二目凶光，宛如碧電，口中狂噴黑氣，隨同妖道，朝前飛撲，壇上倒着一具死尸，已被腰斬，貌相神情。均與妖道一般無二，斬蛟時所見妖人，已不知去向，崔晴手指飛劍，連朝妖道黑狗進攻，幾次繞身而過，連人帶狗，俱都悲聲厲吼，慘嗥不已，但是劍光過處，祇擋得一擋，便由分而合，重又還原，雖現苦痛之容，神情慘厲，并不肯退，如非崔晴劍光之外，另一手發出大蓬清白二色的光雨，威力較猛，幾乎攔他不住，漸覺妖人勢盛，崔晴似有力竭勢窮，無計可施之狀，越看越覺可慮，二人本是三生愛侶，况當大難臨身，禍福相共之際，關心情急，那還再計利害，急喊得一聲晴哥休慌，我來助你，口中說話，人早朝前飛去，崔晴全仗飛劍法寶防身，人又機智，動作神速，一上來先把迎面飛來的妖黨殺死，爲首妖人，以爲起初設壇暗算，對方毫末警覺，現已準備停當，轉眼便可

成功，做夢也沒想到對方會在無意之中，用新得寶珠，查看出他的陰謀詭計，法壇已被發現，來勢那等神速驚人，因在入定行法，祭煉先殺黑狗妖魂，使與本身元靈相合，以爲祇等同黨，將敵人誘出花林禁地，立可如願，正打着如意算盤，忽聽同黨慘號，百忙中抬頭一看，飛劍已自臨身，想逃無及，連同黨如何死法，均未看出，便被腰斬兩段，仗着邪法高強，擅於玄功變化，見敵人少年英俊，妄想將魂攝去，借他肉體回生，再將美女生擒回山，逼迫順從，成爲夫婦，急怒攻心之下，忙以全力施爲，崔晴原仗事情湊巧，妖道惡貫滿盈，先前得手，由於僥倖，如論法力，並非妖道之敵，上來佔了上風，方自心喜，忽見一條惡鬼影子，頭上頂着一條黑狗，在一幢黑烟籠護之下，迎面撲來，想起母親平日所說，各黑派中的利害，知道仇敵邪法，已煉成功，自己雖佔了下手得快的光，妖道如其不死，必不捨那一具肉身，還不能以全力對付自己，肉身被殺，更無顧忌，邪法祇有更凶，一個不巧，被那條狗影，撲上身來，元神立被攝去，休想活命，心中一慌，又恐綠華受害，萬分情急之下，便把乃母所留的兩件法寶，一齊施展出來，待與敵人拼命，無如妖人已死，連人帶狗，均成有形無質之物，飛劍斬過當時復原，絲毫沒奈他何，如非寶光神妙，尙能抵禦一時，早爲所害，因料自己如死，綠華必不能免，率性同歸於盡，再同投生，也還罷了，偏生邪法利害，人死之後，元神必被擒去，休想

脫逃，心上人更非受他污辱不可，最利害是被害人神志已昏，任怎貞烈，也難與抗，越想越害怕，還有別的同黨，綠華年輕無知，人又義氣，見勢危急，定必追來相助，隨同拚命，不敢出聲招呼。心正爲難，忽聽身後嬌叱，回顧綠華，正駕席雲，由後趕來，知道心上人，除會太清防身之法而外，御遁飛行，尙且不會，如何能與妖黨爲敵，當時急得周身熱汗直流，心中叫不迭的苦，一面還須防到妖道，拚着元氣損耗，受那法寶飛劍夾攻之苦，向前猛撲，祇被撲上身來，萬無幸免，祇得運用全力，一面向前硬拚，一面準備逃路，正自心驚胆寒，綠華却和沒事人一般，飛近身來，揚手一片光華，將二人一齊護住，這時崔晴眼看妖道，相隔越近，自從綠華飛來，凶威更猛，口中連聲歡嘯，厲聲辱罵，令綠華降順，從他爲妾，便可免死，心方悲憤，猛瞥見一片神光，罩上身來，已與綠華連合一起，剛急喊妹妹怎不聽話，猛想起綠華雖然無什法力，所昔乃是玄門正宗，太清仙法，不特萬邪不侵，還可仗以隱形飛遁，如何忘却空多愁急，還幾乎誤事，心念一動，立把綠華一把摟住，急呼妹妹，邪法利害，我恐不是敵手，你須留意，綠華何等聰明，先見崔晴，望着自己，滿面驚急之容，忽然化愁爲喜，口中說話，暗使眼色，知其示意逃走，故意笑道，這妖道太已可恨，我非去此大害不可，看我飛劍斬他，說罷，手挽靈訣，正待飛起，妖道本就看中綠華美貌，及見所發防身寶光，竟是太清仙

法，心方吃驚，恐其逃遁，聞言暗喜，覺着對方祇不仗着神光逃遁，早晚落網，爲恐驚走，便不似前猛撲，同時，崔晴因防綠華受害，竟不顧元氣損耗，一口真氣，猛噴出去，囊劍寶光，威力大盛，妖道受不住劍寶夾攻，心想反正敵人尙無逃意，何苦多耗元氣，打算少爲緩勢，一面仍用前法，朝前猛撲，另下毒手，先將美人擒去，或把二人分開，正發信號，想令門下徒黨，前來相助，緩得一緩，對方把話說完，忽把手中靈訣一揚，一片霞光，電也似急，閃得一閃，男女二人，全數失蹤，妖道也是惡貫滿盈，御下橫暴，雖有幾個徒黨同來，不奉師命，誰也不敢近前，明見乃師，爲敵所殺，祇在左右出頭遙望，及聽信號，非但未來相助，反因妖道心毒手狠，也許強借門人軀殼回生，互相觀望，全不敢冒失走近，內中一個刁狡胆大的，覺着妖道肉身已失，必尋門人晦氣，竟先背師逃走，下餘兩人，遙望妖道神情慘厲，全都胆寒，及見同門師兄，已先逃走，反正無幸，也各相繼逃去，妖道色欲蒙心，喚人未來，也未在意，祇見美人隱形遁走，心中發急，偏巧崔晴顧慮太多，老恐心上人，爲邪法所害，或被追上，逃時攙緊綠華纖腰，隨同飛遁，爲防妖道萬一看破形跡，隨後追來，拚捨法寶飛劍，仍任其向妖道進攻，打算逃出一段，看清形勢，等綠華落下，二次飛起，然後相機回收，妖道見敵人雖逃，飛劍法寶，尙在空中，夾攻不已，不知敵人幼得母氏真傳，從小苦煉，寶劍均與本

身真靈相合，祇在三五十里以內，均可任意施爲，收發由心。誤認敵人隱藏附近，意欲跟蹤查探，既未退走，也忘了再喚同黨門人，崔晴飛劍法寶，雖然神妙，主人隔得太遠，又是一心二用，威力自差得多，二人落處，恰又在相隔二十來里山頭之上，遙望妖人未退，好似不曾發現逃路，一時小心過甚，欲將妖人引往相反方去，然後相繼回收，先指法寶飛劍進攻，作爲寶主人是在南面，妖道立即朝南猛撲，崔晴見狀，才放了心，便朝飛劍法寶連指，劍光 and 那大蓬光雨，忽朝東南方飛去，妖道果然上當，怒嘯一聲，跟蹤急追，崔晴見妖道已被引遠，正要冷不防收將回來，猛覺妖道投往前山谷之中，飛劍法寶，雖被收回，但甚吃力，彷彿被人行法吸住，又強奪回神氣，逃時摟緊綠華，患難危急之中，逃生情急，自無他念，及見妖道不會追來，已然無事，心中一放，便覺暖玉柔肌，溫馨在抱，雲鬢廝磨之間，隱聞幽香，吐氣如蘭，側顧綠華，玉頰紅生，貌更嬌豔，一雙黑白分明的秀目，注定自己，欲言又止，皓齒嫣然，心中愛極，不捨鬆手，但又不能長久摟抱下去，再看出綠華面轉嬌嗔，似要發話神氣，越發心慌，急切間，找不出好題目，忙道，妹妹快逃，遲恐無及，綠華原助崔晴，同收劍寶，也覺收時有什阻力，見他滿臉惶遽之容，祇說是真，無如所習太清隱形飛遁之術，因本身功力太淺，下落須有一定地方，不能相隔太遠，路又不熟，遙望西北一峯，高出雲表，忙即動念，往

前飛去，到地之後，回顧東南方，並無異兆，見崔晴始終摟緊自己纖腰，另一手又把右手握緊，不住撫愛，忽然醒悟過來，嬌嗔道，你夠了麼，抱我這一路，也不嫌吃力，我真不知你有什麼好處，崔晴見綠華用手微推，雖然面有愠色，但一想起先前臨難同飛，安危與共之際，無限深情，自然流露，不禁心魄交融，神恩如醉，強笑答道，我兩人此時，已是地老天荒，禍福與共，當此危急之際，妹妹年輕，胆子又大，萬一涉險，心如何安，方才差一點沒有把我急死，明明太清仙法，可以防身遠遁，會想他不起，當我收回飛劍法寶時，甚是吃力，好似有人爲難，妖道飛入東南方山谷之中，一直未見飛起，我看此事，好些可疑，母親又未回山，休說我們被左道能手困住，便是蹤跡被人發現，也是不了，爲此格外慎重，拚着妹妹怪我，也須飛到安全之地，才放手了，綠華見他說時，滿臉惶愧之狀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佯嗔道，我不聽你這鬼話，等義母回來，我再稟告，看你可吃得住，話未說完，人已飛落峯上，崔晴笑答，爲了妹妹，粉身碎骨，萬劫不辭，便受母親一頓責罰，有何妨害，綠華見他人已落地，還不放手，不禁氣道，你真要欺負我麼，隨說，冷不防伸手一推，崔晴看出綠華，好似真怒，心中發慌，惟恐真個觸怒，本在鬆手，綠華嫌他無賴，用力又猛了一些，崔晴驟不及防，竟被推得倒退，出去七八尺，跌坐地上，綠華見他坐地不起，愁眉苦臉神氣，笑道，不用裝腔作態，你那

一套，我已明白，更要賴地不起，我更有氣，誰再憐惜你才怪，二人近日情愛越深，但是綠華爲人，溫柔靜婉，崔晴愛極生畏，事事將順，惟恐不得心上人的歡心，祇管說笑，動手之時極少，似這樣猛推，尙是初次，綠華原因崔晴近日，老是得尺進步，極意溫存，有時想起男女之嫌，正色數說幾句，他哭喪着個臉，不住求告，一味服低軟磨，又覺不忍，等到笑臉一開，待不多時，故態復萌，除却夜深歸臥，行止均在一起，寸步不離，幾次勸他用功，說自己將來，另有傳授，即便稍爲荒廢，也無妨害，你却荒廢不得，崔晴老說母親一回，彼此見面都難，受責決所難免，還是陪着妹子，多聚些日，好話說個不休，綠華拿他無法，再者，山居寂寞，忽然多此一個投緣的人，也是不捨分離，因循至今，方才同共患難，雙方深情自然流露，崔晴已無顧忌，少女善羞，覺着再不禁止，日久定必更甚，雖將崔晴推跌了一交，終想對方法力頗高，以前又曾故意裝着吃虧，來博自己憐惜，決計狠狠心腸，不去理他，後見崔晴，跌地不起，面帶痛苦之容，仍以爲是做作，佯嗔道，你再放刁，從此不理你了，崔晴慌不迭強笑答道，妹妹不要多心，我實是先前對敵時，元氣吃了點虧，方才沒料妹妹下手那麼重，一不留神，跌了一交，地上滿是尖石，你看把衣服都跌破了，說時，把身微抬，一手揚起，似想扶其起立，綠華見他身後衣服，已撕裂了兩條大口，並有血跡浸出，料和以前一樣，又用苦

肉計，借故受傷，以博憐惜，氣道，那日說好，不許再借故受傷，如何又犯老毛病，偏
不管你，說時心仍不忍，由不得玉手往前一伸，崔晴就勢一把握住，掙起身來，嘴裏不
住分辯，說是決非故意，綠華看他衣服破碎，正在行法止痛，看出不是作偽，深悔方才
出手太重，笑道，痛止了麼，這大一個人，看你將來怎了，崔晴見他怒氣已消，笑答，
我祇和妹妹永久一起，怎會不了，隨說話，身子往前一湊，重又溫存起來，綠華沒好氣
道，你苦還未吃足，最好再跌一交，才消我恨呢，老沒有夠，多氣人，崔晴笑道，好妹
妹，莫真生氣，祇再容我親熱一會，綠華繃着一張臉，未再理睬，崔晴見他默認，自是
心花大開，先前危機，已全忘却，總算二人，不該遭那煉魂慘禍，綠華少女嬌憨，天真
無邪，因見對方，癡情熱愛，又有一點憐惜之心，借着賭氣，任其撫愛親熱，心中本無
他念，因覺立處高峯，相隔妖人飛落的峽谷，共祇三數十里，遙望畢真，暗忖當地居高
臨下，故能望遠，此峯高出羣山之上，妖道自然也易看見，隔了這大一會，未見妖道飛
起，方才收那飛劍法寶，又似有人，暗中強奪，莫要一時疏忽，被妖道暗中掩來，又被
困住，想到這裏，不由存了戒心，一面往西方來路，留神查看，一面手挽靈訣，防備萬
一，因覺崔晴，親之不已，方想開口，說他幾句，把手奪回，忽聽面前，磔磔怪笑，猛
瞥見黑烟飛動中，面前現出一個，形貌矮醜，頭挽雙髻，背掛葫蘆，手持一柄火焰叉的

黑臉道人，猶笑喝道，女娃子，乖乖降順，隨我回去，包你無窮受用，話未說完，綠華驚弓之鳥，格外留心，妖道才一現身，立將手中靈訣，往外一揚，飛起一片利光，將二人一同護住，待要升空逃之，崔晴聞聲，也自警覺，看出邪法利害，比前遇更惡，不禁大驚，情急之下，慌不迭，把所有法寶飛劍，全數施展出去，同時，妖道也自發難，手中又一擺，立有五股，比血還紅的，暗赤光華，帶着大蓬黑烟，朝二人當頭罩下，妖道邪法甚高，二人本難幸免，總算綠華知機，稍爲搶先，當時雖覺妖道所發血光邪氣，重如山岳，不能飛起，但在神光護身之下，並未被其侵入，也是妖道驕狂自恃太甚，雖知二人均擅太清隱形防身之法，仍以爲邪法高強，手到擒來，到時再見二人親愛情景，女的又是美如天仙，色心大動，加上妬念，未先行法暗算，先自現身發話，對方竟比他更快，一個發出太清神光，將身護住，另一個又將法寶飛劍，紛紛發出，來勢比電還快，上來輕敵太甚，未曾留意，驟不及防，剛用一道血光，把敵人飛劍擋住，那青白色的光雨跟着星飛電射而來，想要行法抵禦已自無及，竟被鬧了一個手忙腳亂，並還將左手五指，斷去兩指，全仗精於妖遁，才得免難，否則，命都不保，等到遁向一旁，想要另施邪法制勝，不料敵人年紀雖輕，應變却極神速，一見僥倖成功，把那剛飛起的五股血光，用法寶飛劍盪開，敵人受傷旁遁，立時把手一招，全數收回，結爲一片光網，佈滿

裏層，護住全身，將太清神光撐滿，急切間，任何邪法異寶，均難侵入，空自急怒，無計可施，祇得一面施展邪法，放出大量黑烟妖火，將敵人困住，一面暗打主意，待了一會，因見男女二敵，被困在內，先還有點害怕，後來好似看出自己，伎倆祇此神態逐漸從容，二人本是少年情侶，連共患難之餘，情愛自更深厚，妖道看在眼裏越發有氣，恨不能把所有邪法，全施出來，一時黑煙迷空，血焰飛揚，把天都映成了暗赤顏色，光陰易過，不覺又到深夜，因是天陰，妖光血焰，越發鮮明，隔老遠便能看見，妖道還沒想到，害人不成，先害自己，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，是故便有禍事臨頭，方覺爲時太久，萬一被正教中人發現，趕來爲難，縱令自己邪法高強，不致危及生命，也是敗多勝少，想把這一雙少年男女擄走，更是無望，忽聽遠遠有一老人口音笑道，朱道友，你那敵人，和我有緣，看在我老頭子薄面，各自請回如何，妖道聽那語聲，時遠時近，甚是溫 and，彷彿是個脫盡火氣的老年人聲口，爲了持久無功，心中煩躁，性又凶暴驕狂，當時觸怒，也沒回問雙方姓名來歷，脫口便厲聲罵道，何方老鬼，敢在我面前饒舌，還待往下喝罵時，忽又聽哈哈一笑，面前碧光微微一閃，突現出一個貌相清秀，身材瘦小，手持一柄蕉葉扇的老頭，才一出現，便指妖道笑問道，朱道友，這兩個少年，原本是你困住，我不過和你情商，不允無妨，爲何出口傷人，說時，妖道一見來人現身，便看出不

是好惹，揚手先是一蓬陰火當頭打下，那老頭仍和沒事人一般，祇把那片蕉葉扇尖，朝外略揮，便將大蓬陰火逼住，不令上身，依舊從容說笑，若無其事，妖道見狀大驚，揚手又是大股血烟，和三口飛刀，朝前夾攻，老頭似見對方，不知進退，也不問他姓名來歷，連下毒手，突把面色一沉，冷笑道，你這人怎如此不通性理，真要和我動武，也好，且換一地方，我把你三人，全都帶走，到我新建別府前面，你如能在天明以前，把這少年男女擒去，我不管閑事，否則，不特人是我的，你也難逃公道，妖道見那老頭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面如桃花，十分鮮豔，所穿衣履，也極整齊清潔，尤其是那一雙秀目，黑白分明，顧盼說笑之間，自然帶着幾分媚氣，越看越怪，再聽這等說法，猛然想起旁門中一個法力極高，隱居巫山深處輕易不出來走動的老怪物，與此人形貌相似，如何冒失出手，忘了詢問，又見所施邪法異寶，被對方那片彷彿新採下來的芭蕉葉微微一揮，全被擋住，不禁大驚，忙喝你是何人，無故作梗，老頭忽又滿面笑容道，你連我老人家，都不認得，難怪這等狂妄無知了，妖道脫口問道，莫非你是陰陽叟麼，老頭聞言，突又把面色一沈冷笑道，既知是我，還敢如此無禮，越發難容，且看你有多大神通，三個時辰以內，如不能將這兩人的太清仙法破去，包有你的好處，說罷，袍袖往上一揚，立有十二面小旗，由袖口內飛起，隨風暴漲，走馬燈也似，滿空急轉了兩轉，分

作九方參差排列，懸個空中，將整座峯頭，連妖道帶崔晴綠華，一齊圍在其內，這時，妖道已知來人，果如所料，明知此是旁門中最陰柔惡毒的有名人物，尤其此人性情古怪，身是旁門左道，正教中人不惹他，固可無事，甚或犯而不校，先自避開，對於常人，除喜攝取少年男女，供他淫樂而外，輕易不害一人，被攝的人，多半出於自願，和用重金買來，至多在洞中，留上數年，必要送還，遣送走時，並還多給金銀，賜以靈丹，使享天年，獨對同類妖邪，祇一有什爭執，或是無知冒犯，決不輕饒，下手更極陰毒，當時雖嚇了一跳，無如死星照命，色慾瞶心，祇聽對方限此三個時辰，將敵人攝走，底下的話，因正盤算心計，並未留意辨到滋味，竟忘遁走，容到陰陽叟末次發話剛聽出，口氣不善，那十二面小旗，已同飛起，猛覺天旋地轉，眼前一暗，心神微一迷忽敵我雙方，全被湧住，騰空而起，情知不妙，忙喊老前輩，恕我無知，還有話說，陰陽叟也未答理，先後也祇幾句話的功夫，眼前又是微微一亮，人使同落實地，定睛一看，當地乃是鼎湖峯頂，一座崖洞前面，陰陽叟依舊手持芭蕉葉，含笑而立，男女二敵人護身法寶飛劍，連那太清神光，也仍籠罩全身，原樣未變，自己所發妖光血焰，也未破去，祇換了一處地方，方要開口求說，陰陽叟已先笑道，話已說明在先，你既知我來歷，當知我的爲人不必多言，自討無趣，有何神通，祇管施爲，能在三個時辰以內，破

去太清神光，將人攝走，萬事皆休，否則，休怪我狠，如要和我爲敵，也聽尊便，就此罷休，想要縮頭遁走，時機已過，辦不到了，生路祇此一條，不信你看，說罷，手中蕉葉，往外一指，妖道抬頭一看，先前十二面妖旗，重又出現，仍按九宮方位排列，上下四外，全被煞光佈滿，煙雲滾滾，變幻不停，知陷十二都天神煞之中，此老對敵時，照例給敵人留下一線生機，祇不倔強，能夠服低，雖是難題，也並非絕對不能脫險，如與違抗，身受祇有更慘，除照所說，別無善策，本想告饒，忽聽男女二敵，戟指咒罵，說他害人害己，自投死路，要看現世活報，不由怒火中燒，犯了平日凶野之性，咬牙切齒，把心一橫，口應得一個好字，重又施展陰火血焰，飛叉毒箭，全力進攻，暗中打點陰謀毒計，心想到時如能將人攝走，老妖孽說話算數，當可無事，否則，方才所攝妖魂，和那黑狗，現藏身畔葫蘆之內，到時，正好仗以脫身，與老妖孽，一拚死活，萬一成功，更是名利雙收，誰知太清神光，始終強烈，一任全力猛攻，和先前一樣，休想侵入分毫，崔晴斷定妖道，必遭惡報，又教綠華，同聲咒罵，氣得妖道，怒發如狂，一雙凶睛，似要冒出火來，偏是奈何不得，時光易過，一晃兩個時辰，已離天明不遠，陰陽叟自從妖道二次朝敵進攻，便坐在一旁山石之上，更未理睬，那十二面小旗，祇現得一個，便全隱去，這時，一輪朝日，已在東方天邊，現出一點紅影，山頂觀日，本是壯

觀，初現時，祇見天邊暗影中，微有紅影，在雲層中，跳盪不停，晃眼之間，一片金光，倏地向空激射，那日輪也微微露出一點圓角，似這樣，時隱時現，升沈幾次，大半輪紅日，忽然湧出地面，射出萬道光芒，本來東半天佈滿雲層，天邊却有一長條青空之處，那火球也似的日輪，看去比血還紅，下半尚在地平線下，金光四射，照得目前大片雲層，全都成了紅色，晃眼紅霞滿天，天已大亮，遠近山頭上，一團團的雲霧，彷彿閉了鍋的蒸籠，往外冒那熱氣，但又聚而不散，雲堆緊附遙山近嶺之間，時當春二三月，山容明淨，一片青綠，那雲比雪還白，各山都有，大大小小，何止數十百團，吃朝陽同光一照，閃幻起一片片的霞輝，如霧縠冰綃，團成的錦堆，有的地方，白雲如帶，橫亘山腰，因風徐引，自然舒卷，點綴得遠近山容，分外清麗，半山以下，又正起霧，雲團也越來越多，漸漸往外展佈開來，却不上升，崔晴綠華，同在太清神光護身之下，初見妖道邪法利害，數十百丈妖火血焰，中雜萬千飛刀飛箭，妖又毒釘，排山倒海，暴雨一般，夾攻上來，比初遇時聲勢，還要猛惡，先頗驚惶，及見太清神光，在綠華主持之下，成一光幕，將人籠罩在內，一任邪法猛攻，分毫不動，才知初遇妖道時，全由驕縱大敵，手忙腳亂，既想防禦，又想逃走，一心數用，情急心慌，崔晴爲防萬一，又將防身法寶，飛向神光之外抵禦，不特無什效用，反因邪法利害，感受重壓，難於支持，多

出好些驚疑，這時對於陰陽叟的用意，雖尙難知，既是妖道仇敵，終覺此勝於彼，加以對方法力甚高，反正不能隨便遁走，除專心防禦以外，也就不作他念，經此全神貫注，太清神光，自更加強，到了天明將近，看出妖道伎倆已窮，越發心定，又都年幼識淺，見那日出奇景，由滿山烟光變滅之中看法，比往日好看得多，綠華首先指點烟嵐，稱奇贊妙，崔晴自然附和，方自笑說，少時四山雲起，必更好看，言還未了，忽然一陣風過，眼看遠近山巒上，無數大小雲團，忽然隨風展開，漸漸合攏，偶一回顧身後，峯下一帶，已全成了雲海，再望前面，雲濤晃漾中，就這轉盼之間，也連成了一片，跟着遠近羣山，連同下面林野溪谷，全數失蹤，祇剩十餘處大小峯尖，矗立雲海之上，如帆如筍，如劍如螺，波濤浩瀚，雲烟壯闊，似欲隨風捲去，立處鼎湖峯旁，一根石筍，已被白雲吞去，祇剩丈許高一片峯頭，浮出雲上，四顧蒼茫，宛如一葉孤舟，飄浮大海，景更奇絕，再看天空紅霞已隱，晴天萬里，更無片雲，那剛升起來的日輪，已被雲遮，由下面雲海中，不時現出一團紅影，日光由雲中穿隙而上，相隔尙遠，看去彷彿天宇在下，已然倒轉過來，綠華正說，該死狗妖道，惡貫滿盈，眼看伏誅，還要猖狂，不能奈何我們，却弄這些烏烟瘴氣，罩在外面，把日出奇景糟掉，無法細看，有多氣人，忽聽陰陽叟接口道，小姑娘，休不知足，你們果真和方才一樣，被那陰火血焰籠罩，這日出

之景，那裏看得見呢，我爲替你二人出氣，這廝方才又冒犯我老人家，自投死路，想使多受些時活罪，天明以後，我仍把他殘生留住，後因見你二人，賞玩朝日，特意行法，隨同你們目光到處，把陰火驅開，才得看個大概，既是想使早受報應，那也容易，我不收這殘餘的陰火了，二人先前貪玩雲海，不曾留意，聞言一看，身外陰火血焰，已淡了不少，隨同二人移動，無論目注何方，定必空出一片，因外面還籠着一層五色彩烟，故此日出之景，看去不甚真切，再看陰陽叟，已由石上立起，那一十二面小旗，又全出現，環立雲海之中，另外一蓬五色彩烟結成的穹頂帳幕，將整座峯頭，一起籠罩在內，妖道站在陰陽叟的對面，相隔數丈左近，已是七孔流血，面容慘厲，頭上飛起一團黑氣，中裏一人一狗，正是前見妖道，和那黑狗凶魂，似連邪法禁制之下，將妖道全身罩住，人狗兩條凶魂，一齊厲聲悲嘯，作出向前猛撲之勢，尤其那條黑狗，血口怒張，利齒獠，口中狂噴黑氣，二目凶光，宛如兩條碧電，神態分外凶猛，不似妖魂，欲前又却，迫於無奈之狀，妖道雖被人狗凶魂，和狗口所噴黑氣，將身籠罩，並有一片綠陰陰的怪火，緊附全身，四外彩烟，相隔又高又遠，並未上身，面前儘有空處，不知何故，懸空立在當地，祇管滿臉憤急，似要拚命神氣，一步也未向前移動，分明剛一天明，雙方便起了惡鬥，無奈法力懸殊，妖道剛一出手，便被制住，料那情勢，定必猛惡，尤其妖道

先前，何等凶威，揚手便是千重血焰陰火，中雜妖刀毒釘之類，宛如驟雨，狂湧而來，

第二回 臨難識危機義重情深拼一死 陰謀施毒手烟籠霧約阻雙飛

似此大敵當前，自更以全力施爲，自己近在咫尺，方才竟未看出一點動靜，連陰火爆發之聲，也未聽到，便漸烟消霧散，圍困身外的陰火血焰，已去十之八九，祇剩數尺厚一層，在太清神光之外，被那彩烟裹住，等到陰陽叟，說完前言，把手一揚，外層彩烟，倏地往裏一壓，網魚一般，凌空飛起，殘餘陰火，全被網去，跟着，由大而小，往裏收攏，成一碧色火球，被彩網包住，懸在空中，祇見內裏無數碧螢火星，紛紛爆炸，明滅萬變，妖道見狀，却厲聲悲號起來，直喊老前輩饒命，情願獻出所有法寶陰火，祇求放我殘魂，前往投生，感恩不盡，陰陽叟笑道，我雖旁門中人，從不無故傷害人的性命，便我所收少年男女，雖然充我爐鼎，祇滿了三年期限，便各賜靈丹金銀，送回故鄉，在我法力醫治之下，仍返本來，並還各享高壽，無礙婚嫁，從此安樂富有，無論父母家人，決看不出經我用過，這等採補，不傷一人，並使由貧轉富，各享高年，自問無大罪惡，已然上干天忌，將來仍不免於大劫，好了，期前兵解，一個不巧，形神皆滅，均在意外，我因身賦陰陽二體的異質，所習又是這等獨有的旁門道法，已然鑄錯於先，性

更好色，重於情愛，祇管因循下去，見了美男少女，不肯放過，心中仍是時加警惕，慮未來災劫，你連那已死的幾個妖孽，能有多高法力，便敢狂傲自恃，無惡不作、自來誅惡人即是爲善，似此極惡窮凶之輩，本就神人共憤，不容存留，初見面時，已不打算放過，既而一想，你雖淫凶萬惡，我也旁門中人，所行所爲，固比你們要好得多，除採補外，平日祇有善行，並無惡念，在正經修道之士看去，終不免於五十步百步之謂，又因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無論遇到多好資質的少年男女，除非對方意志不堅，受我勾引，或是得過我的好處，命是我救而外，決不倚仗法力，強迫順從，而你所因這兩個少年男女，全是他骨仙根，女的更是極好美質，這類爐鼎，雖然曠世難求，百年不遇，無緣無故，我決不能侵害人家，行強攝去，供我應用，即使遇上，也祇空自垂涎，無法下手，難得我用邪法陰火，將他困住，既想人寶兩得，遂你淫慾之後，連女的一起殺死，燻他生魂，他二人已陷羅網之中，本來凶多吉少，萬無生理，就有太清神元附身，因其年幼識淺，郎才女貌，情愛又深，彼此關心太切，分了心神，容易露出破綻，稍爲疏忽，便遭毒手，如不是你，我便無望，爲此祇想把人帶走，不與你這妖孽計較，上來也會好言相告，你偏不知進退死活，才被一同攝來此地，限你天明前，得手如願，我便不問，免你說我以強凌弱，奪人之愛，你偏不能踐約，你淫凶無恥，爲惡太多，又不聽良言，犯

了我的老例，本非殺你不可，方才又放冷箭，對我暗算，本想給你多吃一點苦頭，不料我愛的人，恨你入骨，急於看你伏誅，賞這陽春美景，和本山泉石烟雲之勝，我爲討他歡心，你死前已少受好些活罪，怎的還不知足，你那陰火，早被我收去多半，殘餘無多，你連殘魂都保不住，隨身法寶，如何帶走，本我囊中之物怎叫獻上，這等夢話，說他何益，靜待滅亡便了，妖道似知生望已絕，表面仍在苦口求饒，雙目凶光亂轉，已似要冒出火來，忽然厲吼老前輩開恩，話未說完，以的一聲大震，身後葫蘆，首先爆炸，人也平空躍起，自裂八塊，大片陰火血光，狂湧如潮，中有幾股赤殷殷血光，比箭還急，分朝陰陽叟和崔晴綠華二人射去，同時，一條小人黑影，在一片妖光籠罩之下，破空直上，其急如電，二人先料陰陽叟，不存好意，還拿不定，及聽那等說法，全都激怒，但知對方，邪法甚高，不敢冒失，綠華更是小心，緊拉崔晴示意，不令輕舉妄動，一面暗作準備，氣得已快要流下淚來，二人正憤急間，忽見妖道用邪教中解體分身大法，意欲拚命，形勢甚是險惡，方自失驚，陰陽叟竟有準備，空中所懸彩球，本已縮成尺許方圓，妖魂剛隨血光陰火上湧，波的一聲，彩球忽似水泡一般，突然加大，晃眼便自爆裂，化爲億萬彩絲，四下激射，結成一片穹頂形的彩幕，往下壓到，方才內中所藏碧螢血焰，已比箭還急，隨同彩球分裂，朝陰陽叟手託小玉瓶口中飛去，滋的一聲，當

時收盡，妖魂似知不妙，立時捨上就下，想往兩旁飛竄，未容掉頭貼着地面，又有一蓬彩烟，朝上飛射，祇閃得一閃，便將妖魂，連那八段殘尸，所化血光，一齊裹住，彷彿兩個圓鉢，相對合攏，將妖人殘魂碎體，一齊包沒在內，晃眼由大而小，縮成一團烟霧，祇見妖魂黑影，和身外碧光，網中之魚一般，在內連竄幾竄，一聲慘號過處，聲影皆無，陰陽叟把手一指，立有一股青氣，朝那彩霧飛去，當時吸住，往裏一收，颼的一響，吸入玉瓶以內，二人見那玉瓶，高才二寸，祇有寸許方圓，那大一個妖人，妖光邪火，尚不在內，單那一大堆殘尸，少說也有百餘斤重，共總不過三數句話功夫，先後兩妖人的元神，和黑狗凶魂，連同後死妖人的邪法異寶，一齊收去，無影無蹤，對方邪法之高，可想而知，不禁驚魂皆顫，綠華想起陰陽叟前言，更是羞憤，一面運用太清神光，全力抵禦，一面盤算，覺着這老妖人，看去文弱，比前遇兩妖人，更爲利害，我二人決非其敵，早晚必遭毒手，慘死還在其次，身子必遭污辱，何顏再見父母，萬分悲憤情急之下，決計捨命全貞，寧死也不落於妖人之手，悄告崔晴，說我二人，早晚遭這老鬼的毒手，此時自殺，在太清神光護身之下，還可保全清白，如落人手，爲邪法所制，生死都難，不如早打主意，死了的好，你殺完了我，再行自殺，來生再相見吧，崔晴愛極綠華，重逾性命，又因綠華，人最溫柔胆小，如非自己再三引誘，每日洞中潛修，至多聞

時去往梅林一帶，望月賞花，母親在洞前後，設有好幾重禁制，祇不出山，休說不會發生今日之事，也決不會被妖人發現，越想越是自己害他，心中愧悔，宛如刀割，不禁哭道，好妹妹，都是我不好，把你害了，綠華見他傷心，執手苦笑道，此事怎能怪你，吉凶禍福，由於天命，必是我們，前生孽重，才有今日慘禍，事已至此，下手越快越好，忽聽光層外有人接口道，你二人不必如此，我雖相愛，並無害人之心，此時我已想開，似你這樣仙根仙骨的人，也不應被我糟塌，我雖左道中人，並非窮凶極惡一流，祇爲天賦異稟，兼有陰陽二體，半月化男，半月化女，加以生來多情好色，每見癡男怨女，必爲撮合，使成夫婦，對於修道之士，本來具有超人智慧，本來便能勘破情關，又無緣孽糾纏的人，到也不去管他，最難過是，一個男歡，一個女愛，偏因父母師長強其成就仙業，把男女交合，人生至樂，認爲大逆不道，也不問雙方有無夙緣，不特婚嫁在所不許，連互相交往，也恐有妨修爲，一例禁止，實在不近人情，這類事，我最是不服，被我遇上，祇要問明雙方真個情深愛重，必以全力助其成就，即便爲此延誤修爲，在我無邊法力主持之下，將其收爲弟子，照樣也能煉成地仙，如說我們中人，將來不免一次大劫，正教中人，每經四百九十九年，還不是照樣有一次天劫，難於避免，况我神通廣大，最善預知，不到大劫臨身，早已先期兵解，算起來，祇比他們，容易成就，平

日更是快樂逍遙，願意和我同參歡喜姻緣，勤修陰陽二妙，自是更好，成就也更容易，如真情愛深重，男女雙方，都是大老不二，我也不加勉強，照樣愛護，祇不過雙方交合之時，須由我盡情賞鑒，不能避人而已，實不相瞞，本來我對你二人，愛到極點，對於女的，更是醉心，開頭原想全數收去，遂我心願，後經仔細觀查，看出男女雙方，夙緣既深，情愛尤厚，如其仗我法力，破去太清神光，強行好合，固非不能，但是你們愛，須由本心，互相貪戀，不可絲毫勉強之言相違，再如在太清神光未破以前，逼你自殺兵解，更是大殺風景，背我平日信條，起初男女兩得之念，已然改變，放却不肯放過，現有兩條道路，一是由你二人，仍仗太清神光防身，我也不加侵害，祇用法力勾引，使你們對我生出愛意，自願好合，遂我心意，一是當時結爲夫婦，拜在我的門下，照我方才所說行事，除夫妻交合，例有定時，須當我面，不可隱避而外，餘均聽你，你看如何，崔晴先見綠華，想要自殺，雖然心痛如割，但知事關重大，此外無計可施，正在萬分爲難，忽聽對方這等說話，覺着有了生機，因自己的飛劍，綠華已能應用，惟恐驟出不意，突尋短見，忙把劍光制住，陪着一臉苦笑，先用手緊拉了一下，再抱緊綠華說道，好妹妹，先莫傷心，我看這位老人家，雖是旁門中人，但與先前所遇妖邪，迥不相

同，快莫傷心，等我和他商量一下，如能無事，豈不也好，綠華深知崔晴，癡愛自己，往往情不自禁，先聽陰陽叟那等說法，祇更羞憤，又存有求死之念，雖未開口，心中實是痛恨，及見崔晴說時，面有笑容，也未覺出崔晴暗中用手拉他，更不知崔晴想用緩兵之計，看出妖人邪法雖高，心性却較前兩妖人，要好得多，說話也頗算數，仗着方才不會破臉，意欲緩和形勢，與之好言相商，那怕毀掉自己，拜妖人門下，祇求綠華，安然脫險，便是萬幸，綠華却會錯會了意，誤以為崔晴乘機下手，不懷好意，當時氣往上撞，冷不防，回手就是一掌，二人本是緣孽極深的一雙情侶，這些日來，崔晴固是情有獨鍾，把綠華愛如性命，綠華對於崔晴，無形中也長了愛苗，不過少女天真，光明無邪，到了患難之中，由不得增加情分，一任崔晴，相偎相抱，非但不以為忤，反覺平日，為防對方舉動輕狂，得尺進步，常知峻拒，使其難堪，當此危險存亡關頭，便任他盡量溫存，能得幾時，越想越難受，也回手相抱，互相慰問，拚與同死，形迹上雖無顧忌，心地仍是光明，崔晴見心上人，無限柔情，已在患難之中，無形流露，任憑自己溫存撫抱，並還握手慇懃，相約同死，可見平日，相愛已深，祇為少女嬌羞，不肯現出，雖覺大難當前，歡娛苦短，心卻感激萬分，以為平日癡情熱愛，心機不會白用，滿擬此時無話不可以說，綠華誤會，突然翻臉，驟出不意，做夢也不會想到有此一掌，綠華悲

憤頭上，滿腔怒火，打得又重，當時口鼻全破，滿臉開花，鮮血直流，綠華盛怒之下，還未留意，剛脫口罵得一句，你這該死沒出息的東西，猛覺手疼，目光到處，瞥見崔晴，順嘴流血，滿臉驚惶之容，不禁心中一軟，說道，任憑這老兒妖人，有多利害，我死志已決，能奈我何，你把我當作什麼人呢，崔晴聞言，方始明白過來，心中一酸，凄然說道，妹妹你真錯怪我了，我本意是見對方，還好商量，最難得是言行如一，不肯以暴力邪法，逼人順從，打算捨我一身，放妹妹脫身回去，祇不逼我做那淫邪之事，如肯放你便拜他爲師，我也認命，否則，等你走後，我乘機兵解，轉世爲人，再尋妹妹，一同修爲，此時我已變成女身，當可由我親熱，無什麼嫌疑避忌，豈不也好，先想暗中說明，無奈這位老人家，法力甚高，必被聽去，祇得暗中捏了你一把，以爲妹妹何等聰明，當能知我苦心，誰知還是誤會，我想此身已爲男子，無論如何，均不免於嫌忌，便以後能爲我們妄想，相隨同修，也終不無芥蒂，何況危機一髮，事也無望，偷生實在無趣，我因把妹妹愛逾性命，妹妹對我也非不好，祇是平日成見太深，老疑心我有什麼惡意，使我痛心，否則方才不會那樣大怒，重手打我，既不見信，祇好先死在妹妹面前，以明心跡，這位老人家自己從不肯傷害無辜，我本情愿拜他爲師，祇求放你，以作交換，現因妹妹疑我而致先死，雖然非他所殺，終因強逼我們，成爲夫婦而起，妹妹心性貞烈，

我們平日何等情厚，爲了一時誤會，尙且不容，如何還肯受辱，他既不肯勉強好人，再見我爲此而死，如再傷你，豈不與我不肯倚仗法力，強人所難，傷害無辜之言違背，本來我原想妹妹走後，再把吉凶禍福，付之天命，爲了表明我的心跡，祇好先走一步了，綠華早就心軟，聽出崔晴，實是一番好意，自己不該誤會，勾動傷心，意欲兵解，以明心跡，知道崔晴飛劍功力頗深，自己近日得他傳授，雖也能夠運用，但決攔阻不住，一見崔晴話完，把手一指，劍光已自飛出，不禁情急，抱着崔晴頭頸，悲聲哭喊道，我也願死，但須一路，丟下一個，却是不行，崔晴見綠華，抱緊自己，情急悲哭之狀，心中酸痛更甚，祇得強忍悲懷，急呼妹妹留意，你那太清神光，雖然神妙，無人主持，也能發生威力，到底小心些好，你如信我癡心愚誠，便請暫時忍耐，等我和這位老人家，開心見腸，商量一下，如肯把你放走，我也不死，豈不是好，綠華仍然抱緊崔晴哭道，反正我得死在你的前頭，別的不問，一面行法，正待加強神光威力，忽聽對面哈哈大笑，果是一雙可愛的癡兒女，我決不忍侵害你們，就此放走，也非所願，前面便是我的洞府，如肯信我，可將神光撤去，隨我入洞，住上七日夜，在我法力禁制之下，到第七日子夜，不問能否保得元貞，我均放你，如其對我心存畏忌，欲仗神光護身，那也由你，不過話須言明，我老人家言出必踐，向無更改，對你二人，已是格外通融，自來道

高魔高，定力越深，魔頭反應之力，也必加強，何況你們，本是夙世情孽，一雙兩好，彼此恩深愛重，分解不開，如無神光護體，祇肯服低認罪，我素不肯以強凌弱，祇要內有一人，能夠強制情慾，這七日夜的難關，或者還能渡過，否則，你二人一個尙是心中咒罵，一個竟敢公然罵我妖人，如不將你們護身神光破去。這當旁門道法，遇見玄門真傳太清寶籙，便無奈你何，事須三思，免留後悔，今日爲了妖道，和你二人耽擱，白糟掉我的好光陰，少行許多樂事，現對你們絕望，無暇多說，如聽良言，可自跪下謝罪，自行入洞，真不放心，也不勉強，反正路祇一條，此時想逃，真是做夢，到時，你們自會進去，我先走了，說罷，人忽隱去，崔晴早聽出陰陽叟，年輩法力均高，所說決非虛語，但見綠華，切齒悲憤之狀，未必肯聽，方想拿話試探，婉勸綠華，陪罪入洞，互運玄功，守定心神，挨過七日夜，便可脫身，但恐綠華，又生誤會，還有太清神光，乃玄門正宗，最高防身大法，左道旁門，決不能破，萬一料得不對，敵人是想行詐，等將太清神光撤去，再用陰謀暗算，如何對得起人，綠華又是外柔內剛的性情，寧甘吃虧，決不屈服，方自心意不定，欲言又止，綠華早看出他爲難，慨然說道，晴哥不必爲難，經此患難，我對你已深信不疑，反正我二人，死活均在一路，那怕形神皆滅。也必不爲妖法所惑，這太清神光，萬不可撤，老師所說如真，自不會傷害我們，有此神光護身，放

心得多，即便爲他所破，他自命得道多年，法力無邊，不肯以強凌弱，當不致於和我一般見識，真要安然脫身，向他謝罪不晚，所說如假，反正要和他拚，免得上來先受愚弄，自投羅網，豈不也好，我們本與他無仇無怨，雖被邪法困住，脫身並非無望，無緣無故，將我們和妖人，一齊攝來，其曲在彼，怎能怪人罵他，崔晴聞言，也覺有理，四外仔細一看，方才所見妖光血焰，陰火金刀，毒針毒箭之類，已全消滅，陰陽叟不見，祇對面有一丈許高的崖洞，通體不到兩丈方圓，望去像個小石堆，矗立鼎湖對岸，湖水澄清，最深之處，約兩三丈，隱聞男女歡笑，與笙管豔歌之聲，由洞中傳出，十分柔媚，聽去是在地底，此外別無異兆，連那十二面妖旗，和先前所見籠罩全峯的，穹頂彩網，均已收去，一輪朝日，已然透出雲上，山下依舊波濤浩瀚，雲海蒼茫，除身外那幢太清神光，不曾撤去而外，別無異兆，回憶前情，無殊夢境，依了綠華，四邊天空，均無阻隔，最好驟出不意，冷不防隱形遁走，崔晴畢竟家學淵源，學道年久，深知對方利害，悄聲笑答，對頭法力甚高，越是這樣越不可測，我們不可勉強，即係神光不撤，也須照他所說，往洞中飛進，免得敬酒不吃吃罰酒，反而更糟，綠華已把陰陽叟，恨同切骨，聞言嗔道，我沒你這樣胆小怕事，就他邪法利害，逃走費事，也須試拚一下，如能遁走，豈不更好，那有自送上門的道理，崔晴見綠華，嬌嗔滿面，目有淚光，知對妖

人，痛恨到了極點，自然不肯強他，連聲應諾，答說，這樣也好，祇要妹妹脫困回山，任憑這位老人家，如何處置，祇不迷我心神，作那無恥之事，便經百死，也所甘心，綠華知他苦心孤詣，借着說話，向對方乞憐，把所有的罪孽，全攬了去，免得自己吃虧，雖然胆小怕事，全爲自己而起，用心良苦，不忍再加埋怨，淒然答道，我知你的好心，但我二人，生死患難，理應一路，你如受害，我豈能獨生，事已至此，怕人作什，他如真是好人，何必還有這些花樣，早放走了，是好是歹，終須一拚，能否脫身，且看我二人的命罷，說時，早在暗中，運用靈符，心念故居，突把崔晴的手緊握了一下，口說，我們先到對湖洞前，查探一下，相機而行也好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話才出口，二人已在太清神光籠護之下，電馳飛起，綠華畢竟幼稚，上來以進爲退，故意往對湖崖洞衝去，到了湖心，上面，見無異兆，突然掉頭回身，電也似急，往回路山中飛遁，回顧身後，無人追趕，除晨霧似還不曾消盡，日光之下，有一層淡得幾非目力所能分辨的輕烟外，不見絲毫跡象，開頭也未留意，心還暗喜，以爲出其不意，飛遁神速，已然逃出羅網，晃眼回到洞內，在義母碧城仙子崔蕪各層禁制防禦之下，即便妖人尋來，也能抵擋些時，何況對頭口氣，不會窮迫，遁光落地，立可無事，及至飛了一陣，竟到達，心方一動，崔晴始終認定陰陽叟，不會那麼便宜放人，話既出口，已然說明，不再傷害自

己，那七日之約，自然不肯放過，何況綠華對他，又存敵意，口出不遜，不肯絲毫示弱，更易觸怒，情知逃走無望，甚或弄巧成拙，惹出事來，心雖憂急，無爲心上人，性情貞烈，外和內剛，懷有寧死不屈之念，這一日夜間，雖將心中蘊藏的無限深情，自然流露，疑念也自加重，把以前溫柔靦覷的神情，去了一個乾淨，雙方情誼，固然深到極處，但那貞烈心志，也越加強，方才已生兩次誤會，如不依他所說行事，必當自己附和敵人，又存別念，反而不美，暗忖我本心有他則生，無他則死，起初不過想要委曲求全，拚捨一身，保他貞操性命，他既堅執成見，祇好依他行事，萬一能逃羅網，豈不更好，如被對頭擒回，或是同困敵人洞內，照對頭所說，至多苦熬上七日夜，多受一些罪孽，好在我未得罪對方，有我在前，怎麼也不致於把他性命送掉，主意打定，反更心安，一面聽其自然，由着綠華心性去做，一面暗中留神，仔細觀查，自來旁觀者清，何況崔晴早已看透對方，不是好惹，逆他不得，自一起飛，便看出身外那層淡烟，始終擋在前面，不曾衝破，太清神光飛遁，何等神速，照理這點山路，本不須多少時候，如何飛了半個時辰，不曾到達，再往上下四外一看，無論何方，均有一層淡烟蒙住，相隔約在十丈左近，一任綠華飛得多快，始終是在前面，天色依舊晴朗如初，脚底一面，却似起了濃霧，看去一白茫茫，所有山巒林木，全不見影，情知不妙，兩次想要開口，均因

綠華滿臉喜幸之容，覺着心上人，自從昨夜涉險被困，一直悲憤填膺，傷心落淚，自己空自心痛，無計可施，好容易見他現出一點笑容，何忍使其失望，明知此是片刻間的空歡喜，事既無法勸解，也祇聽之，話到口邊，又復停住，綠華回顧崔晴，目注自己，面帶憂疑之容，想起前事，笑問，晴哥，怎飛了這些時還看不見仙都後山影子，莫非這片大霧，把沿途的山嶺，全遮住了麼，崔晴此時，更看出情勢危急，下面不說，頭頂和四外那片淡烟，始終追隨身外，毫未減退，分明陷入對方陣內，始終是在禁網之中，不會離開一步，一見綠華，翦水雙眸，愁愁的注定自己發問，全不知利害輕重，不禁又憐又愛，攙着綠華纖腰，悄答，妹妹你莫多心，你見久飛不到，心中奇怪麼，你再留神細看一下，祇恐我們，還不曾離開鼎湖峯呢，否則，兩地相去，才得多遠，怎會飛了這多時候，還未到家，脚底那一片，又何嘗是霧呢，綠華本就有些懷疑，聞言，立時驚覺，未及回答，忽聽有人接口道，此話不差，你們乖乖的，到我洞府中來，不要跑這冤枉路了，綠華對於陰陽叟鬼祟神情，早就痛恨，聞言，想起敵人方才所說，好些可惡的話，越發急怒，嬌叱道，老鬼休要欺人太甚，我爹爹凌渾，母親崔五姑，也不是好惹的，還有我的師祖，底下話未說完，忽聽一聲哈哈，眼前一暗，跟着，又是一花，定睛一看，一片五色烟光散處，人已落在一大間洞室之內，身外太清神光，並未減退，四面皆是極

堅厚的洞壁，並無門戶，可以通行，綠華知已入網，憤極之下，也不問處境是好是幻，仍縱遁光，朝前亂衝，所到之處，祇見烟光雜沓，迸射如雨，休想衝動分毫，似這樣，凍蠅鑽窗，上下四外，全都衝到，並無用處，崔晴再三力勸，說這位老人家，並無惡意，無非見我二人，情深義重，想借着七日夜的光陰，試驗我們道心定力，也許還是好意，何苦與之相抗，自尋煩惱，一面連握綠華的手示意，綠華見無用處，也實力竭智窮，祇得忿忿而止，氣道，無論他說上天，我祇有一條命，寧死不向左道旁門低頭，你無須拉我的手，我決不怕，崔晴見綠華，一反常態，任怎勸說，絲毫不聽，恐再說下去，話必難堪，激怒對方，更多阻礙，一面設詞敷衍，婉言勸慰，一面暗中祝告，我這義妹，爲人極好，但他年幼天真，不知輕重，以致口出不遜，冒犯威嚴，還望老前輩，恕其無知之罪，特加原宥，感謝不盡，如有責罰，任何罪刑，甘以身代，祇蒙格外開恩，加以寬免，無論有何吩咐，除却一事，均可遵命等語，剛剛祝告完畢，綠華見崔晴，時而強作笑容，婉言勸慰，時而低頭沈吟，嚙皮亂動，滿臉均是惶急之容，知其關心過切，恐自己得罪敵人，又不敢過於深勸，暗中向敵求告，兩頭爲難，由不得心腸一軟，笑指道：你怎沒出息，我不再開口如何，崔晴心方一寬，再望四外一看，那間洞室，本來又高又大，上來祇覺陳設富麗，地勢甚寬，因綠華正在怒火頭上，一味運用太

清神光，滿洞亂竄，洞壁上烟光四射，也無心情查看，中間綠華氣無可出，又因自己，不肯盲從，與敵硬拚，便在太清神光防護之下，朝洞中那些陳設的用具衝去，滿擬粉碎全洞物事，以圖洩憤，誰知道光所到之處，竟是空的，一下也未撲中，及經勸止以後，再看洞室，竟比方才所見，要小得多，共祇三丈方圓一間，內中陳設，却似富貴人家閨閣，珠簾玉幕，錦茵繡褥，四壁嵌滿明鏡，所有陳設用品，不是富麗到了極點，便是香豔異常，當中一張小圓玉桌，上設美酒佳肴，並有花箋一張，洞頂懸着幾盞粉紅色的宮燈，左右兩旁，排列着不少花架盆景，各種四時奇花，香光浮泛，一片芳菲，另外琴笛笙簫，各種樂具，無不精美齊備，古色古香，陳設精雅，令人自生愛好，崔晴因知綠華，滿腹悲憤愁急，無可勸慰，便指室中陳設笑道，妹妹你看，這裏陳設用具，全是真的，並非幻景，反正無事，看看何妨也許主人祇令我二人，在此住上七日，就放走呢，綠華接口道，你做夢呢，老鬼決非善良，聽那口氣，非此不可，那有這等輕鬆事情，他這裏佈置得如此華美講究，要沒有別的陰謀毒計，邪法害人，休說七天，再多些日何妨，早晚必有變化，你祇留神便了，說罷，一眼看到小圓桌上花箋，上有字跡，走將過去，取在手中一看，大意是說，綠華年幼無知，又是所愛的人，雖然不願計較，但見崔晴情癡可憐，爲此欲以法力，撮成這段良姻，人各有志，也不勉強，二人祇在這間紅香

洞室之內，挨過七日夜，在此期中，雙方如均能守定心志，以極堅強的毅力，勤破慾關一念，自可安然走出，從此不再相擾，否則，他因情深愛重，不能克制情欲，成了夫婦，二人陰陽交合，真元已失，全都不能回去，最好拜在陰陽叟的門下，否則，也不勉強，照樣脫身，至於室中陳設用具，既非幻景，飲食之物，尤爲精美，不妨隨意取用，於人無害，並說，此時二人已在他法力禁制之下，護身神光，并無用處，他不相信，祇管全力施爲，將其籠置身外，再在室中，隨意飲酒，吹唱爲樂，以渡這七日快通光陰等語，綠華起初認定對方，不懷好意，太清神光，一直未撤，滿擬有此防身，在神光未破以前，一任邪法，多麼利害，決可無事，誰知陰陽叟，邪法神妙，得隙卽入，看去雖祇一間充滿香豔華美氣習的洞室，並無別的侵害，內中却是滿佈危機，綠華，不看那張花箋，或者還可無事，這一伸手，邪法立卽乘虛而入，此時二人已在邪法暗制之下，心緒早被搖動，絲毫未覺，先疑室中所備酒食，藏有邪毒，休說綠華，根本厭惡，連崔晴也暗具戒心不肯飲用，後因悶得無聊，又見室中，別無異狀，漸漸對坐下來，始而互相勸勉，並未有什雜念，待有一日夜過去，二人覺着爲時已久，除不能脫身而外，別無他害，在邪法漸漸發動之下，雙方情愛，無形加深，由不得你憐我愛，互相溫存，越談越親熱，崔晴固是愛極綠華，綠華也覺崔晴，對他情深義重，癡得可憐，互相又談論了一

陣，二人兩日兩夜，未進飲食，如在平日，彼此用功打坐，自可無事，因以全力對付敵人，連經憂危，本就心力交瘁，坐定之後，先還恐怕敵人，有什麼陰謀毒計，提心吊胆，一味留神，戒備非常，還沒想到別的，時候一久，綠華受了邪法暗制，首覺飢渴難忍，笑告崔晴，說這七日夜的光陰，不去說他，我們已兩天未吃東西，再過下去，不知能否忍受呢，崔晴聞言，也覺腹飢，細一盤算，笑答，我們在家時節，也有不進飲食之時，但是煙火未斷，絕食也無如此長久，尤其是和妹妹一起，此時我已覺餓，口渴更加難受，我想主人所說，決無虛言，好在太清神光，始終不曾離身，主人既爲我們，備有美酒佳肴，不如由我先試一下，如無異狀，再同飲食如何，綠華也實飢渴難受，再看桌上所設酒肴佳果甚多，無不精美異常，酒香陣陣，襲人鼻端，聞之神爽。忍不住倒右杯一看，酒色純青，映着羊脂玉杯，好看已極，笑說，我此時不知何故，又渴又餓，你我禍福相共，這七日夜的光陰，反正難耐，率性你我同吃，好壞都在一起罷，崔晴還不放心，想要先試，綠華已飲了半杯，崔晴劈手搶過，一飲而盡，綠華妙目流波，白了他一眼道，沒見你這人，祇要是我吃殘的東西，必搶過去，莫非我嘴上有糖不成，萬一酒裏有毒呢，崔晴見他，半嗔半喜，巧笑嫣然，丰神豔絕，心中愛極，情不自禁，一把摟着綠華纖腰，涎臉笑道，妹妹此時當已信我爲人，我雖愛極了，你別無他念，祇容我稍爲

親熱，於願已足，說罷，把臉一湊，又朝綠華玉頰上，親了一下，綠華佯嗔道，你又討厭不是，我還餓呢，吃點東西，也不得安靜，吃定還不知是死是活呢，崔晴笑道，此時我已想開，反正你我同生共死，天荒地老，常在一起，永無盡期，依我心意，最好早死，下世變個女子，服侍妹妹，作個貼身丫頭，一步也不離開，省得妹妹多心，老討嫌我，綠華笑罵道，沒出息的東西，就算趁你的心，一做我的丫頭，稍爲無禮，我便打罵，想和我親熱，不是更無望麼，幾時看見丫頭，抱着小姐，親個沒完的，崔晴笑道，我無日無夜，守在旁邊，老看着妹妹，不論沐浴更衣，均由我來服侍，那有多好，綠華笑道，我偏不要你在我跟前，每日除了打，就是罵，看你纏我不纏，崔晴道，那樣我已心甘，再不你我一同轉世，你變男子，我變女子，長得和妹妹一樣好看，嫁給妹妹，由你憐愛可好，綠華氣道，你越說越不像話，真沒出息，看你將來怎了，再如胡說，我又要打你了，說罷，將手一揚，作出要打神氣，崔晴見他吃了一點酒，星波微錫，玉頰紅生，神情越發嬌豔，越發心癢難抓，一把將手拉住，放在口鼻間，不住撫摸聞嗅，覺着春葱一握，柔若無骨，玉肌涼滑，別有溫香，正在得趣忘形，吃綠華冷不防，把手一甩，嗔道，我還吃不吃呢，再鬧，我就生氣，不理你了，崔晴恐他真氣，自己也覺親熱過分了些，忙即陪笑認錯，連說，妹妹莫生氣，我不敢了，綠華見他惶急，心又不忍，

笑說，現在我已知你的心，當此患難關頭，未來吉凶難料，你又對我這樣情癡，我已立志修道，不會嫁人，祇你一個忘形骨肉之交，任你稍爲親熱，也就是了，老沒有夠，我又怕癢，有多難受，規規矩矩，坐在一旁，飲酒談心，過完七日，一同回去，我想義母也快回山來了，崔晴乘機答道，娘如同山，你我見面都難，我不再和你鬧，祇請同坐同飲，用一個杯子，挨近一些，綠華此時心情甚亂，又未想什心思，不知怎的，懶洋洋的，又說不出是何緣故，手朝崔晴前額，點了一下，說得一個你字，欲言又止，崔晴自是涎臉挨坐過去，一手挽着綠華纖腰，一手端杯，二人同杯同飲，綠華本意推拒，不知怎的，說不出口，就此放過，任其摟抱，也未再提，崔晴見綠華，酒後玉容，越發嬌豔，又任自己親熱溫存，不再堅拒，與前判若兩人，均受邪法侵害，已難自制，如非綠華夙根甚厚，心智明瑩，早已入港，就這樣，仍難持久，結局非糟不可，母親崔蕪，已然回山，知道不妙，跟蹤尋來，正在洞外，用盡心力，往裏進攻，並用法寶洞靈箏，攻山開路，打算破地而入，無如陰陽叟，天性奇特，立意想使二人，互失元真，一同拜在他的門下，邪法甚高，急切間攻不進來，二人此時，各若警覺，仗着太清神光護身，往外強衝，固可合力逃出危境，否則此時已經過五日五夜，再要熬上兩日，也能勉強渡過難關，無如雙方前生情孽，難於避免，結局仍爲邪法所算，以致遭劫轉世，多受好些苦

難，這且不提。

第三回

倚玉偎香喜得卿憐情曷限

彈箏裂石驚回孽夢恨難窮

崔晴先是滿心歡喜，對於綠華，越看越愛，心癢難搔，偶然動念，想起綠華平日那等心志，能夠這等親熱，已出意外，再要過分，難免翻臉，每當心情搖動之時，忙以全力壓制，勉強又過了一天多，二人均在邪法暗算之下，也不知時間早暮，祇覺美酒佳肴，樣樣可口，室中陳列富麗，溫暖如春，到處爽心豁目，舒適非常，時候一久，漸把眼前危機忘去，綠華見那酒，色香味三絕，越吃越愛，又不醉人，老是微笑，周身和暖舒暢，並無他異，反正無事，便和崔晴，一杯接一杯，淺斟低酌，吃個不完，也不知吃了多少，到了後來，崔晴越發心動，忍不住拉着綠華玉臂，撫摸親熱，覺着玉肌柔嫩，滑不留手，不由心神陶醉，幾次躍躍欲試，鑑於前失，欲發不敢，綠華吃他不住溫存，如在平日，早已發怒，這時不知何故，心軟起來，先覺崔晴，情癡可憐，不忍使其難堪，後來成了習慣，崔晴固是得尺進步，綠華也起了微妙感覺，通身酥軟，臉上發熱，彷彿四肢嬌慵，軟酥酥的，通沒一個安頓之處，却又不是真個勞倦，吃崔晴就勢一把抱緊，綠華倒在崔晴懷中，彷彿格外舒適，又聽崔晴不住軟語溫存，力言相思相愛之苦，

不久母親歸來恐難相見，豈不憔悴而死，妹妹如見我可憐，乘此時期，讓我親熱個夠罷，綠華剛回臉昂頭，半嗔半笑，問道，晴哥，你還要怎麼愛我才夠呢，話未說完，崔晴溫香在抱，暖玉盈懷，早已心魄皆融，聞言，看綠華益無怒意，皓齒嫣然，更增嬌媚，立時乘機一把抱緊，口剛說得我要二字，綠華見他，臉漲通紅，一雙黑白分明的俊目，隱蘊熱情，似要冒出火來，心中一驚，好似有些警覺，連忙反問，你要如何，一張櫻口，已被崔晴含住，身子摟得更緊，連氣都透不轉，跟着，心頭怦怦亂跳，周身發起熱來，情知不妙，待要抗拒，忽然心神一迷，就此昏了過去，迷惘中，覺着心情無主，欲拒不能，不多一會，便昏沉睡去，正覺甜美，忽聽驚天動地，一聲迅雷，同時，聞得一串彈箏之聲，甚是洪烈，中雜山石震裂之聲，驚醒過來，睜眼一看，祇見塵沙高湧，碎石紛飛中，陽光自天直下，洞頂已被方才迅雷，整個掀去，一道青光，正裂地飛出，而前現出一個道姑，正是義母崔蕪，手中抱着一個樂器，滿面憤急之容，自己正倚在崔晴懷內，衣服零亂，皺紋甚多，好似經人解過神氣，羅襪也脫去了一隻，白足如霜，剛被崔晴的手放開，想起前事，不禁驚魂皆顫，羞憤欲死，慌不迭奮身縱起，剛一離開，一道青光，已由崔蕪手中發出，朝崔晴射去，喊聲不好，待要橫身攔阻，口剛喊得一聲義母，一道金光，已由斜刺裏，飛將過來，將金光擋住，再看崔晴，已跪伏地上，戰兢

鏡面無人色，兩道光華，才一接觸，擋得一擋，便各收去，耳聽崔蕪，急呼逆子不肖，萬難容其活命，何方道友，望乞賜教，隨見一個中年女尼，緩步走進，笑說，貧尼優曇，此是他二人的前孽，定數所限，道友無須愁急，話未說完，崔蕪已朝來人下拜，凄然說道，後輩昔年誤入旁門，雖仗能知利害，明於邪正之分，無什惡行，無如所習不是玄門正宗，又以修煉年久，正教中長老，未必收容，向那後起的人，低頭拜師，心又不甘，祇得隱居此山，居自清修，想欲避開末劫，轉世重修，此事必須一位正教好友，全力相助，無如雙方道路不同，平日深居簡出，無什交往，生具傲骨，不肯覲顏求人，延遲多年，幸蒙凌氏夫婦，一見投緣，成了至交，他二人後奉師命，去往雪山閉關，同修道法，祇此愛女，不能帶往，託我撫養，來時我已看出他和逆子，面有孽紋，彼此相同，本就防到萬一將來發生變故，無奈先機難測，推算不出細底，崔五姑情又難却，此女更是美質，動人憐愛，便留下來，新近恰有要事進山，去時以爲此女，幽閒貞靜，極知愛好，逆子平日，也頗孝順謹慎，不似烏魚鳥長子，天賦惡根，雙方原未見過，又會分別再三告誡，禁其相見，在洞內外，加上許多禁制，防閑周密，決可無害，誰知憐愛此女過甚，恐其獨居愁悶，洞旁梅林，花開甚繁，許其閒時往遊，不料逆子，見他美貌，吹笛勾引，終爲妖人追迫，被老怪陰陽叟邪法，困入洞內，等我到後，一見禁制依然，人

全失蹤，跟蹤尋到此山，本拿不定事情吉凶，是否在此，老妖孽突然出現，告我前事，才知他二人，被困在此，已第四日，仗着女的夙風深厚，心志整潔，雖爲邪法所侵，尙未入網，老妖孽天生怪性，因二人寧死不屈，雖不願背他舊規，強用邪法迷惑，但覺二人天生佳偶情深愛重，非要使成夫婦快意不可，笑對我說，七日之內，我如將人救出，也不勉強，要他放人，却是萬難，我知二人此時元陰未失，意欲拯救，再三向老妖孽，好言求告，俱都不從，情急無計，祇得動手，誰知邪法甚高，竟算出有一強敵要來此地，他已不能在此久居，祇等第七日二人受害之後，強敵未來以前，他便逃往巫山神女峯靈羊峽，新闢妖窟之內，並說，人不犯他，他不犯人，此次見我爲救子女而來，不願與我計較，任我施爲，他話已出口，必要做到，說罷，遁入洞內不見，我急得無法，連以全力攻山，又用洞靈箏，開山裂石，想把二人，救出險地，可恨逆子，被困已近七日，祇在最後關頭，稍爲忍耐，便不致於誤已誤人，使我愧對良友，誰知就這千鈞一髮之間，鑄此大錯，等我攻破妖洞，裂地而出，事已無可挽回，凌氏夫妻，不久相見，將來大劫臨身，休說無顏向其求助，拿什面目，去見人家，邊聞雷聲，因妖孽祇說有人與他爲難，可惜中途有事，遲到一步，至多使其避開，於事無補，費盡心力，仍難挽救，如今二人道基已敗，不殺此子，如何去見此女父母，神尼慘墨早把崔蕪拉起，接口攔道，

道友不必爲難，此事我本不知底細，適往川邊倚天崖，訪一同道好友，無意中用佛家慧光，查看新收門人功行，發現此事，當時便要追來，同坐萬陀大師，說是此乃前孽，去也徒勞，我答以我也明知此行有阻，未必趕上，但是此女，令人憐愛，既然見到，便須相助，如趕不上，我必爲之設法，使此一雙癡兒女，借此一劫，將來易於成就，豈不好，說罷起身，也未往下推算，果然飛至中途，遇見武當山半邊大師，師徒數人，與軒轅老怪人惡鬥，我那新收弟子，恰在事前趕到，又爲邪法所傷不能坐視這一耽延，更趕不上，忽然想起將此女，引進到武當門下，正是兩全其美，正施佛法助戰，洞庭山女仙嚴姑婆，爲了愛徒姜雪君，曾受妖徒欺凌，也由途中，發現妖光，趕來相助，殺了幾個妖黨，驚走妖徒，便代此女引進，半邊道友，因門下弟子，多是貞女，先還不願，經我力言，此女父母，本是婚後出家，現在雪山閉關，勤修道法，因見此女仙根仙骨，欲使大成，託人撫養，生出這樣變故，定必痛恨，此女目前，如依義母，他父性情古怪，異日尋來，難免誤會，男女雙方，均爲邪法所迷，不是本心，因此受禍實太冤枉其往依他人，難免被別的妖人，強收了去，自入歧途，道友如肯看我薄面，收爲弟子，將來願效微力，助他轉世之後，重返師門，不使道友爲難，半邊道友，方始允諾，比時我用佛家心光遁法趕來，或者也能趕到，後經仔細推算，此中還有好些因果，道友心志高潔，

爲人善良，令郎不經此劫，將來轉世，終在旁門，難於自拔，道友轉劫之後，又有好些危害，不能避免，不願逆數而行，祇得聽其自然，到時，事已過去，祇想代爲引進，不想多事，因見老妖孽，明知巢穴難保，爲恨道友，以全力攻洞，傷了他一件法寶，忽生怒憤，正施邪法，欲使道友丟醜，方用神雷，破去邪法，震破此洞，將其驚走，事已至此，你們不必悲苦愁急，照我所說行事，必能保全。崔蕪聞言，連忙拜謝，一看綠華，已把衣履匆匆整理，跪在一旁，掩面痛哭，神情可憐已極，愛子崔晴，更是驚懼恐惶，面無人色，似知神尼優曇，是個救星，戰兢兢跪在神尼左側，不時偷覷綠華，愧憤欲死，不禁心腸一軟，重又下拜道：後輩並非沒有母子之情，無如此事關係太大，幸蒙大師恩憐，佛法慈悲，救苦救難，出生入死，萬分感激，敢不遵命，凌道友性情古怪，本來看我不起，綠華寄養在此，全是他母崔五姑道友力主，他二人年貌相同，逆子在此，實在無以自解，現奉大師之命，不殺逆子則可，但我和他母子之情，斷於今日，決不許其回山的了，大師方要勸阻，微一轉念，笑容，由他自去也好，如無話說，我帶此女往武當山去了，綠華心中悲苦，愧憤難當，那還有話可說，祇是嚶嚶啜泣，恨欲求死，崔晴見慈母氣得面色鐵青，欲將自己逐出，口氣堅絕，先還希望大師，能夠勸說作主，一聽這等說詞，又見心上人，跪伏地上，嬌啼婉轉，知其柔腸欲斷，心如刀割，越發悔恨

傷心，又無法向其撫慰求恕，越想越無地自容，覺着生不如死，猛一轉念，把心一橫，先朝綠華跪哭道，我雖愛極妹子，並無邪念，不料邪法利害，誤中暗算，悔之無及，還望妹子此去從師，好自修爲，勿以愚兄爲念，說罷，偷覷母親，滿面怒容，不等發作，忙跪過去，痛哭說道，娘呀，兒子不孝，因見妹子，獨居無聊，兒子獨居後洞，也甚寂寞，本意自家兄妹，彼此相見同修，有什相干，不料日久情生，雖然彼此均知自愛，並無他念，終因一時疏忽，偶出遊玩，連遇妖人，致爲邪法陰謀所害，既誤妹子仙業，又累慈母，愁急傷心，愧對良友，自知罪重如山，百身莫贖，便娘慈愛不忍責罰，孩兒也無顏偷生了，隨又轉對綠華道，當我二人，被邪法困住，飛行雲霧之中，我便看出不妙，欲以一死，保全妹子貞節，不料相愛太深，想等萬分危急，不可開交之際，再行捨命救你，誰知一時因循，終受邪法暗算，如今大錯已成，惟有以死相報轉世之後，必往武當，尋找妹子，所望不忘前言，恕我今生不已之罪，就感謝不盡了，說罷，高呼親娘，妹子，容我來生贖罪罷，崔蕪聽出愛子，想要自殺，先想攔阻，既一想，凌渾性情古怪，對於此事，難免生疑，先前怒極欲殺愛子，被大師阻住，這一攔，豈不變假，又想大師佛法無邊，對於此事，已有安排，必加阻止，便止前念，故意冷笑，還想喝罵，未及開口，綠華雖然心中悔恨，但知崔晴，並非虛言，實是邪法利害，無力與抗，否則，

即使崔晴心有邪念，自信心志堅定，如何不能自主，狀類昏迷，聽憑擺佈，毫未抗拒，越想越覺崔晴同是受害的人，如何對他一人，這等痛恨，本就覺他冤枉可憐，祇爲少女害羞，不肯回答，及聽崔晴，將要自殺，不禁情急，哭喊得一聲晴哥，此事如何怪你一人，人隨聲起，慌不迭撲上前去，想要攔阻，崔晴爲免慈母爲難，並向心上人，表明心迹，死志已決，因恐母親攔阻，早在暗中，打好雙管齊下的主意，飛劍法寶，同時應用，崔蕪未加阻止，死得自然更快，綠華還未趕到，一道銀光，繞身而過，同時，又有一道青光，由胸前發出，當時尸橫就地，前胸穿破一洞，死狀甚慘，鮮血濺了綠華一身，不由柔腸寸斷，心傷如割，抱着尸首，痛哭起來，崔蕪自是後悔傷心，一眼瞥見愛子元神，離體飛出，朝着自己下拜，回顧綠華，抱尸痛哭，面上又轉喜容，似想湊近身去，忽聽優曇大師喝道，癡兒癡兒，遭此慘劫，還不能勘破情關，將來還有煩惱呢，說罷，綠華瞥見崔晴，人影如活，在一片淡微微的青光籠罩之下，待要撲近身來，正待迎上前去，向其慰問，忽聽空中一聲喝，好似父親口音，心中一驚，眼前金光一亮，崔晴人影，先自不見，一道白光，直似經天長虹，由西北方空中，飛射下來，光中一人，正是父親凌渾，滿臉均是怒容，同時，眼前金霞電閃，人已離地而起，四外茫茫，什麼也看不見，耳聽大師笑說，凌道友，方才來路空中，當已看出真相，爲了此子前孽太重，

非此不能有成，並使表明心跡，渡此一劫，任其自殺，未加阻止，此事雙方難怪，貧尼願效微力，代爲安置，少時便要送往武當山，半邊大師門下，道友功行未完，請各回轉雪山，修煉去罷，隨聽凌渾，長嘆了一聲道，多謝大師美意，如非這孽障，還有廉恥，豈肯與他母子干休，今日剛將道書煉成，荆妻心念此女，偶然行法查看，得知受人暗算，這孽障事前勾引，實是罪魁，心中氣憤，連忙破關飛來，老遠望見孽障自殺，賤婢尙還抱尸痛哭，可見雙方情熱，難怪一人，崔道友不必介意，與你無干，賤婢不知自愛，自誤仙業，我夫妻爲了半路出家，吃虧不少，幸蒙恩師垂憐，令在雪山閉關修煉，雖然將來成就有望，天仙仍是無分，此女生就仙骨仙根，偏生自暴自棄，從此不再過問，由他去罷，說罷，便聽破空之聲，知已飛走，跟着，又聽大師，和崔蕪談了幾句，不會聽清，語聲住後，隔了一會，忽聽大師笑說，到了，睜眼一看，前面山光如帶，景物靈秀，身子落在近頂危崖，花林之中，前面樓台掩映中，忽有兩個道裝少女，迎面趕來，見面便朝神尼跪下行禮，並謝方才解圍之德，神尼手指綠華笑道，這便是我方才和令師所說的，新收同門師妹凌綠華，這是你大師姊，照膽碧張錦雯，和你二師姊，摩雲翼孔凌霄，可速上前見過，綠華本是滿腹悲苦，見那兩個少女，年約十七八歲，全都生得長身玉立，道裝佩劍，貌相十分美秀，一雙鳳目，隱蘊英威，忙卽下拜，口呼師姊，

張錦雯已走上前來，和凌霄一同還禮，抬起笑道，師妹拜師之事，方才已聽師伯說過，我姊妹本是五人，因有三人，轉劫未歸，祇有一人出外，便覺山居寂寞，有你這樣一個聰明美秀的好師妹，再妙沒有，可惜師父此時，離山他去，請同到裏面敘談罷，綠華見二女，十分殷勤，祇得強忍悲懷，強打笑容，帶愧答道，妹子命淺福薄，資質凡愚，還望二位師姊，隨時賜教，感謝不盡，說罷，想起優曇大師，尙在身後，二女怎未請其入內，回頭一看，神尼已然飛走，不禁大驚，暗忖此是救命恩人，將來自身成敗，和崔晴轉世重修，全都仗他大力，一肚皮的心事，還未向其吐露，人便飛走，以後不知何時，才得拜見，再一回憶，方才經歷，如在夢中，想到傷心之處，心中一酸，忍不住眼花亂轉，恐怕流下淚來，被人看破，問話難於回答，忙又強忍回去，孔凌霄見綠華，生得那麼美豔溫柔，語聲尤爲清脆，如囀笙簧，十分好聽，本就喜愛及見他回顧神尼飛走，雙目紅暈，淚波欲流，眉宇之間，隱含幽怨，越覺哀婉動人，丰神絕世，知他遭遇可憐，腹有難言之痛，暗忖此女宛如美玉明珠，自然流照，休說塵世之中，無此人品，便桂殿仙娥，也不過如是，我見尤憐，何況男子，再一想到，優曇大師說他，外和內剛，性本貞烈，陰陽叟那高邪法，崔晴又是他夙世情孽，彼此情感又深，竟能心如止水，明淨無塵，未生一毫雜念，雖受邪法暗算，依然支持到了末一天，始終能夠自持，直到妖人，

見事不成，羞惱成怒，立意敗他道基，發動十二都天迷魂大法，方始遇害，失去真元，如何能夠怪他，越想越代惋惜，便笑勸道，師妹不必悲苦，事有定數，且喜優曇師伯，知你無辜，格外恩憐，引進到師父門下，將來仍有成就，此是夙孽，事已過去，優曇師伯，乃師父至交老友，常來此山，不久便可見到，向其求教，必有善策，還是同到大師房中，稍飲兩杯接風酒，同作清談如何。張錦雯知道凌霄，口直心快，綠華已往之事，必不願人知道，想要攔阻，已是無及，方覺凌霄話太冒失，綠華一聽自己的事，對方竟全知道，不禁連愧帶急，再也忍耐不住，悲泣起來，錦雯連忙握手勸慰，埋怨凌霄道，二妹，怎的如此心直口快，凌師妹也不必傷心，休說命中之孽，與你無干，邪法高強，非你所能抗拒，便女子嫁人，也是常情，自古神仙眷屬甚多，我們修道人，更應達觀，幸蒙優曇師伯解救，恩師破格收容，從此努力虔修，仍是一樣成就，到我房中再談罷，凌霄見狀，自不過意，也在一旁勸解，自認失言，請綠華不要見怪，綠華見二女，如此誠懇關切，自是感動，又見凌霄窘狀，恐其難堪，重又強忍悲懷，答道，妹子目傷孽重命薄，思念父母，不知何時得見，本就強忍傷心，到此之後，又蒙二位姊姊，這等關切情真意厚，感激過甚，越發觸動悲懷，再也忍耐不住，由不得落下淚來，二師姊所說，全是好意，焉有見怪之理，不過妹子生來苦命，還未成年，便因家父母雪山閉關，

遠離親庭，寄居在義母家中，蒙他愛如親生，本來相安無事，滿擬家父母不久道功完滿，便可重逢，勉修仙業，不料義母因事出山，年幼無知，妄自離山出遊，致遇妖人，受此大害，雖蒙優曇師伯，佛法慈悲，加以援手，又以慈母最愛妹子，不得不忍辱偷生，勉應恩命，來此從師，回憶前情，恨不如死，尤其家父性情嚴厲，見妹子如此不肖，定必痛恨，先隨師伯起身時，家父爲了妹子之事，正縱遁光飛來，師伯似因家父盛怒之下，未令妹子拜見，聽那口氣，大是憤恨，生身之父，對面相逢，不能一遂孺慕，看此情勢，在妹子未有成就以前，恐連家母，也未必能夠見到，如在平日，也還有望，無端受此暗算，修爲更難，事已至此，以後惟有仰託二位姊姊照應了，說到這裏，忍不住又流下淚來，二女見他如帶雨梨花，哀豔絕倫，人是那麼冰清玉潔，美秀入骨，由不得又加了好些同情之想，凌霄剛直豪爽，方才自不留神，把語說錯，本在慚愧，不好意思多口，及聽綠華措詞哀婉，神情全出真誠，並無虛僞，更無絲毫見怪之意，越發憐惜，重又勸道，我知妹子，被困多日，難免勞累，還須靜養，好在師父此時還見不到，請到裏面，稍進飲食，我們今夜同臥一處，再作長夜之談罷，錦雯笑道，二妹今日想是見我們得了一個好師妹，心太歡喜，連說話也顛倒起來，才說三妹，須要靜養，又說要作長夜之談，到底叫他依那個呢，凌霄把臉一紅，笑答，大師姊有口說人，忘了自己，

你平日厚重寡言，對於我們做妹子的，祇多獎勸，從不說句重話，今日當着外人，已連怪了我兩次，可見憐愛三妹太甚，恐他受了委曲之故，幸是同門師妹，如換外人在此，人家見我這樣毛包，豈不笑話，自己偏心，得新忘舊，還說人呢，說時，綠華見主人，業已三次催走，已同起身，方覺優曇大師，來時曾說，師父半邊大師，性情古怪，門下弟子，俱是貞女，收徒並非所願，全是引進人的情面，聽凌霄口氣，師父暫時尙難相見，好似有因，大師姊又曾向他，使了一個眼色，莫要師父本不肯收，全出勉強，所以暫時不肯賜見，否則，師父師伯，分手不久，事前已然約定，二位師妹，均同回山，其總沒有多少時刻，怎會離山他出，如其所料不差，將來怎肯傳授，正自心煩，忽聽二女問答，知其故意借着說笑，想把自己悲懷岔開，心想，我雖滿腹愁腸，乃是自作之孽，與人無干，何苦擾得主人難處，又想不到說什話好，祇得強陪笑臉，隨同前進，二女知他滿腹悲苦，一路陪同說笑，意欲寬解，當地景物靈秀，又經半邊師徒，多年興建佈置，越發清麗，仙景殊殊，綠華心中有事，無意觀賞，隨同二女，穿入花林，走下城坡，又過了一片花林，前面方始現出一幢樓閣，到了裏面，落坐一看，見那樓舍，只是兩層精舍，內中陳設無不精麗，另具一種高雅清華之致，琴劍圖史，羅列滿前，剛一坐定，凌霄便去端了好些酒果，前來待客，綠華見主人，親手款待，情義殷厚，好生不

安，忙起遜謝，凌霄笑道，師父山居，無論何事，均是門人親手操作，今日三妹初來是客，送東西的地方，又不熟悉，無須客氣，兩三日後，便和我們一樣，除却必須施展法力而外，全是自己下手，自家姊妹，不必太謙，綠華見室中陳列井然，百物皆備，裏面並有泥爐火灶，調味用具，似是專供飲食之用，清潔異常，淨無纖塵，暗忖這裏，怎和尋常人家，差不許多，來時曾見那兩處山洞，也甚高大整潔，爲何又在洞外，建這一所樓舍，陳設用具，如此華美，與以前所見深山中隱居修道人的洞府，迥不相同，二女見他，不時四下觀望，面帶驚奇之容，凌霄笑道，三妹，你見這裏陳設華美，不似修道人所居麼，其實本山風景，雖還不差如論宮室園林之美，比起海內外，那些著名男女散仙的仙府，還差得多呢，恩師近年，方始承繼武當派道統，本奉師祖恩命，多收門人光大門戶，恩師却因近百年來正邪各派長老，算出羣仙劫運，不久將臨，又以雙方勢同水火，不能並立，當此存亡關頭，均欲物色美質，增厚聲勢，以便到時，一決勝負，邪教中人，固是美惡兼收，十九敗類，便正教門下，也是品類不齊，時有害羣之馬，背師爲惡，結怨樹敵，鬧得本人身敗名裂，連師長也同受其累，爲此決計不多收徒，寧缺勿濫，休說心性不良，便是資質少差的人，也決不肯收錄，門下共祇五個女弟子，本來人數不多，新近又有三人轉世，本門昔年那麼浩大的聲勢，如今除師叔靈靈子門下，有十

幾位師兄而外，加上師妹，才祇師徒四人，方今各派劍仙門下，實以本派人數最少，恩師因見四九天劫，不久卽至，前途艱危，不少荆棘，惟恐弱了本派聲威，有負師祖遺命，除命我們，照着本門心法，努力潛修而外，常年獨居後洞，祇有限幾個同道之交，偶共往還，輕易不見外人，此時恩師就在三中，也未必能許師妹拜見，請不必以此顧慮，好在本門心法我姊妹俱都得過真傳，賢妹不妨先學，等到坐功飛劍，有了根底，恩師也必回來，此時再領三妹，同往拜見，以待恩命如何，綠華何等聰明，本在留神靜聽，一面暗中查看對方詞色，越聽越覺二女口氣，可疑師父並未離山他去，不知何故，不肯相見，先疑師父厭恨自己，不許參謁，心中惶急，十分悲苦，繼一想，師父如真心中厭惡，怎會收容，便有優曇大師情面，如真不行，神仙中人，決無虛偽敷衍之事，不收便罷，既已收我爲徒，豈有不見之理，不是別有用意，便是有心試驗我的心志，此時茫茫宇宙，何處可以容身，幸而有此遇合，如不虔心向道，努力修爲，不特有負優曇師伯，救護深恩，自己祇此一線生機，也必斷送，難得二位師姊，情真意摯，一見如故，既肯從權代師授受本門心法，師父回來，決無話說，事已至此，惟有誠心毅力，堅苦卓絕，戰勝艱難，以求上進，無論何事，均應置之度外，才能有希望，一誤不容再誤，徒自悲苦，有什用處，想到這裏，猛然警覺，立時平心靜氣，把方才所有思慮，全數撇開，

朝着二女下拜，謝請賜教，二女見他秀眉忽舒，愁容漸斂，滿面均是感激企盼神情，知已聽勸，一心向道，不再悲苦愁思，人本明豔，愁容一去，更顯風華清麗，容止溫柔，全都對他愛極，爭把武當本門心法口訣，加意傳授，反復講解不厭求詳，綠華心性靈慧，一點就透，不稍多時，便把所傳，武當本門心法口訣，全數學會，由此使隨二女，早晚用功起來，光陰易過，一晃半年多，不知不覺已到了初冬季節，綠華先前疑心師父，對他厭惡，不肯賜見，早在暗中留心觀察，見那兩處山洞，雖奉二女之命，不令自己入內，但二女本身，也從未見其走進，洞雖高大，迎門均有鐘乳小峯矗列，看不見裏面景物，終日靜悄悄的，不似有人在內光景，暗忖師父如在洞中，就不許我入內，二位師姊，斷無不往參拜之理，三人日常一起，不曾離開，可見師父實是離山他出，並非有意拒見，再一想到，二女相待誠懇關切之狀，不特師父還山，必蒙憐愛，將來成就，也必有望，否則，二位師姊平日的口氣，不會那麼獎勉，越想越心安，用功也更勤奮，進境自然甚速，日子一多，以前疑心，全都去掉，二女對這小師妹，本是一見投緣，見他如此靈慧用功，自加期愛，張錦雯更可憐他的遭遇，除盡心傳授外，又送了一口仙劍，綠華到手不多日，便練得身與劍合一，高興非常，三女情如同胞，平日總是同出同入，極少離開，偶然有事，也祇張孔二女，分頭前往，從未使綠華孤身一人，離開洞前一帶，這

日也是合當有事，三女本來約定，一早同往近日常去的臥眉峯頂練劍，不料隔夜天降大雪，二女山居多年，早就看出天色要變，偶然脫期，未在上心，未下以前正同用功不曾再看天色，等到做完功課，天已大明，隔窗一望，積雪已高三四尺，雪勢之大，從來未有，想起日間看出天要落雪，後來煮酒清談，未加理會，跟着到了用功時刻，又忘了查看天色，沒料雪下這大，仙府周圍花木甚多，方圓數十里，不下七八千株，四時名花，無不齊備，同門姊妹，均喜蒔花種樹，新轉世的三個師妹，更有花癖，別時，已曾經重託，對於各人親手種植最心愛的幾種奇花異卉，請爲留意培養，而這幾種花木，又均是海外珍產，得之不易，昨夜疎忽，忘了行法保護，地方又多，散在山後一帶，二女必須分途前往，綠華照例，本是隨了同去，偏巧近日飛劍練成了後，還欠一點功夫，用功正勤，二女起身在先，護花情切，回顧綠華，吐納未止，心想山居高寒，綠華近日功力，雖然精進，到底初次經此冬寒，此時雪虐風饗，所有琪花瑤草，均被雪壓冰封，無什可觀，不比往日登臨遊賞，又當煉氣要緊關頭，祇等本身真氣，再加凝煉，便可絕進飛行，由心運用，何必擾他，便留他一人在屋，意欲護花事完，同來再看天色行事，雪如停下，同往臥眉峯，練習飛劍，雪如未住，便就當地，從法催花，煮酒賞雪，匆匆起身，也未告知綠華，歸途凌霄見雪勢稍小，尙還未住，忽然想起隔山肥鹿甚多，想打一

隻回來，烤吃下酒，強了錦雯，一同前往，二女御劍飛行，往返二百餘里，本是片刻間事，誰知事有湊巧，飛到隔山一看，一隻肥鹿也未見到，錦雯恐綠華起身懸念，又恐勾動以前疑念，乘機私入師父所居闔室之內窺探，想要回趕，凌霄天性固執，覺着當地，肥鹿甚多，去年千百鹿羣，爲兩毒蟒殘殺，被自己無心撞見，除去兩蟒之後，幾次想吃鹿肉，均因大師姊不喜殺生，自己也嫌洗剝汚手而止，日前綠華談到隆冬大雪時，用松枝烤吃鹿肉之美，自己曾答應他，祇一下雪，便往隔山打鹿烤吃，自應踐言，說什麼，也要打上一隻回去，力言三師妹溫柔恭謹，我日常留意查看他的言行，對我二人，奉命惟謹，決不敢於違命行事，已往洞中窺探，恩師的感望，外人又決不敢擅到洞前走動，他最喜清潔，他起來發現大雪，見我二人不在，至多倚窗望雪，連門都不會出，就算背了我們，去往洞中窺探，以他那等美質，與這半年來進境之速，也不妨事，有何顧慮之處，我已答應了他，說什麼，今日也必將鹿尋到，回去對雪暢飲才罷，錦雯強他不過，祇得應了，後來搜遍全山，仍是不見一鹿，以爲鹿羣已然他往，錦雯又在催歸，凌霄無法，才打了兩隻山雞回來，這且不提，當二女走時，綠華本在用功，忽然自生靈悟，率性用功下去，果然大有進境，心中大喜，起身一看，室中靜悄悄的，二女不知何往，外面積雪已有五尺，先當是和往日一樣，二女見雪思飲，去往左近山洞中，取那多年陳釀，

等了一陣，雪勢漸小，人却不見回轉，猛想起前日烤鹿之約，二女多時不歸，也許去往隔山獵鹿，想踐前約，因和張孔二女，親逾骨肉，平日行止與共，片刻不離，似這樣，二女同時走開，從未有過，獨坐房中，未免無聊，加以近日功力大進，常隨二女出入遊行，本山七十二峯，差不多均被踏遍，雖未孤身出遊，途向形勢，早已熟悉，意欲借此一試飛劍功力；本意是往凌霄日前所說，隔山明月峯飛去，剛縱遁光，飛出屋外，待要衝風冒雪而上，猛瞥見左側不遠，雪花飛舞中，似有青光，連閃兩閃，正是臥眉峯那一面，匆促之間，也未看清，知道師父性情剛直，外人輕易不敢涉足，昨夜所約比劍演習之地，又正是臥眉峯頂，祇當張孔二女在彼，立即改道趕去，到後一看，雪勢比起來路更小，已快停止，祇稀疏飄着雪花，左近峯巒巖嶽，已似玉砌銀裝，堆滿積雪，所有寒林高樹，全是瓊枝映發，銀花耀目，寒風侵袖，凍雀不喧，到處靜蕩蕩地，那有絲毫人獸影迹，綠華生就玉骨冰肌，天性高潔明月梅花之外，最喜冬雪，初次見到這等大雪奇觀，頓觸鳳嗜，就着尋人之便，一路觀賞過去，開頭頗感興趣，及至走了一段，看出當地不似有人來過。暗忖本山千峯萬壑，巖嶽參差，單爲賞雪，那裏都是一樣，洞前一帶，祇有更好，二位師姊，既然未來，祇管在此留連作什，念頭一轉，方要飛回，忽想起再一轉折便是後山那日來此練劍，大師姊曾說，臥眉峯後不遠，有一盆地，乃昔年女

仙申无垢舊居，上有千樹桃花，五色均備，燦如雲霞，并具清溪泉石之勝（事詳長眉真人專集）近百年來，雖因無人管理，不似昔年盛況，花開時節，仍是本山一處奇觀，內有百十株桃樹，均是二數百年以前仙種等語，說時會有兩鹿駛過，自己屢欲往遊，均因急於練習飛劍，想等些時再去，說過拉倒，不曾前往，此時二位帥姊，不知去向，莫要在彼搜索藏鹿，反正清閒，何不姑往一試，就便還可一訪昔年仙靈清修勝境，以爲明春再來之計，想到這裏，重又停了下來，見雪已住，路又不遠，便踏着積雪，信步往前走去，前往不遠，天空凍雪，忽然消散，現出一輪華日，晴輝四射，照得四山積雪，越發亮如銀玉，所行之處，又是大片松林，多年古木粗均兩三把以上，行列疎整，森森秀發，拔地千霄，亭亭華蓋，繁枝千萬，滿綴銀花，陽光自林隙下照，深陰映雪，花影縱橫，偶然一陣山風吹過，枝頭落花飄空，繁音細碎，有如鳴玉，鏗鏘娛耳，再看天空浮雲，已被罡風掃盡，萬里晴霄，一碧無際，時見成團成片的白雪，隨着天風流走，彷彿下面雪峯，被罡風捲向天半，映着亭午日華，一上一下，同煥銀霞，共爭瑤彩，朝來滿空雪花，浪駭濤翻，與那凍雲低迷陰霾之景，竟在片刻之間，一掃而空，極目四望，清麗絕倫，端的出生以來，第一次見到這個奇觀，快雪時晴，古所豔稱，而這暗日松雪，更具無窮清趣，同時想起，自家身世，也和方才天色一樣陰沉，雖入師門，還未躬行拜師之

禮，但盼日後似當這樣，萬里晴輝，清光大來，豈非快事，覺着第一次孤身出遊，兆頭不差，雖然以前備歷艱氣，中懷悲苦，難得遇到二位好師姊，殷勤愛護，情勝同胞，聽那平日口氣，一見師父，便有指望，越想越高興，當地雪景又好，徘徊晴雪喬松之間，不捨就走，重又留連下來，暗忖，此時雪景，雖然雄奇清麗，如是常人，休說冰雪封山，險滑異常，便猿猴也難攀援上下，單這近峯頂一帶的雪風，人便無法立足，可見仙緣遇合，不是容易，如非稍具道力，放着這樣現成奇觀美景，便有此高情雅致，也限於體力，無從盡情領略，身為仙人之女，雖以夙世情孽，致受她人暗算，失去真陰，仗着優曇師伯恩憐，和二位師姊厚愛，仍得仙山修道，尚是不幸中之大幸，此後，真應小心謹畏，努力修爲，務令仙業成就，才不負慈母的鍾愛呢，綠華畢竟稚氣未淨，祇顧觀賞雪景，心中想事，不特把先前雪中青光忘却，連往後山尋人，也忘起身，又待了好一會，偶然遙望歸途，碧雲崖上，有兩道遁光下降，正是張孔二師姊，看出是由隔山明月峯飛回，先前不合朝那青光去路追趕，以致相左，這才想起前事，忽然警覺，那青光既非自己人，不是外人路過，便是隱居附近深山中的煉工，以前便爲法力淺薄，妄自出遊，才受那樣大害，如何又蹈覆轍，此人素昧平生，知道是什麼來歷，大師姊常說，我夙孽尚重，必須留意，在未拜見師父以前，從不任我孤身外出，今日雖爲尋他而來，但

是先前疎忽，不曾看清，萬一所遇，是個左道奸邪，當我有心追他，豈不是糟，照此情勢，對方許是正經修道人，無心路過，再不便是隱居近處，見我姊妹三人，常同出入，知是師父門下，不敢侵犯，否則不問邪正，也必回身詢問，決無如此平安，總算運氣，未與對面，越想越可慮，正待御遁飛回，還未落地，忽聽身後有人，顫聲急呼妹妹留步，容我一言，耳音聽去甚熟，綠華本就滿腹憂疑，惟恐被青光中人發現，又見張孔二女，業已回去，急於起身之際，空山無人，忽聞人語起自身後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忙縱遁光飛起，一面發動太清神光，行法防身，本意不論是何來路，均不與之對面交談，便有什事，也等到家，會見二位師姊再說，因下面林內，仍在悲呼不已，忽然想起那語聲明似崔晴，再一想到，兵解轉世時的慘狀，不知才隔半年多，怎會在此呼喊自己，疑是精魂尋來，心中一酸，忍不住暫停遁光，回眸一看，果是崔晴，立在一株高松後面，張手向上顫聲悲呼，與以前所見的人無異，祇是面容悲戚，身上好似籠着一層青色淡煙，先還不信是他本人，方一遲疑，崔晴好似看出綠華心意，顫聲說道，妹妹不要疑慮，我蒙優曇大師恩憐，本意送我生魂轉世，是我不捨妹妹，還想見上幾面，再四哀求，大師也未十分勉強，祇似怪我執拗，收了護魂佛法，自行飛走，先受佛法禁制，收入大師袖內，不聞不見，一切茫然，問祇微笑不答，後來我說寧甘受千萬劫，也決不離開妹妹，

大師才將我放下，那地方已遠在海外，仗着多年修煉，雖與尋常遊魂不同，功力到底還差，每遇罡風狂飈，仍難禁受，路程太遠，茫茫宇宙，何處尋訪妹妹下落，尤其這類修道人的精魂，最易被左道妖邪覬覦，一經撞上，永無超生之日，隨時隨地，均須小心提防，好容易由遠隔數萬里的海外，展轉逃避，飛回中土，用盡心力，受了許多驚險艱危，一點音信，也得不到，我從小隨娘清修，輕不離山，祇能分辨善惡邪正，識人不多，稍差一點的人，惟恐引火燒身，又不敢與之交談，幾次想回仙都，尋娘談問，但我深知娘的性情，見我這樣，必疑我違抗大師，不知上進，定要大怒，惟恐引起傷心，就去也不肯說，始終不敢登門，祇在昔日我二人月下吹笛的梅花林中，想娘痛哭了一場，未了想起，優曇大師，必知妹妹下落，正待老了臉皮，前去尋他，不料竟在途中巧遇，不特不肯指點，反訓斥了一頓，當地乃是九華山中，一片危崖，我聽大師口氣堅決，來生變一女子與妹妹同修仙業之願，十九無望，知妹妹決難尋見，一旦遇上左道妖邪，立受煉魂之慘，休想再見天日，急切間，本就無處可去，又聽大師行時警告，說近日九華黃山之間，時有妖人來往，在此三日之內，輕易行動，必爲所擒之害，如何還敢離開，當夜恰值天陰月黑，苦雨淒風之中，更易觸動悲懷，飄泊孤魂，獨坐崖下石洞之內，越想越傷心，正在悲苦，向天衷泣，哭訴心事，沒想到當地，乃是一位前輩女仙，埋藏法體的

後洞，這位老前輩，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隱居東溟遼海，已有千年，每隔一二甲子，必要神遊中去，借一軀殼，遊戲人間，修積功行，每次善功圓滿，便將法身，藏入洞內，各自回去過上幾年再來，因其天性奇特，蹤迹隱祕，自來無人知他蹤迹，也輕不與外人相見，看去祇是一個貌相奇古的貧女，或是老婦，多高法力的人，也難看出他的來歷，以前娘曾對我提過，說他性情雖然孤傲，人却極好，法力更高，祇要談得投機，對了他的心思，無論多大難題，也必銳身急難，以全力相助，更喜暗助顛連無告，或是本人頗好，限於福緣根骨，和前生夙孽，想要求好向上，偏生孽難重重，難於避免的苦心修道之大，一旦機緣湊巧，得他垂憐，直是遇到極大福星，娘爲昔年悞入旁門，一任如何自愛，努力潛修，仍極吃虧，難於超劫成道，常想去往塵世之中，物色他的蹤跡，無如這位老前輩，名姓早隱，元神所附法身，形貌不同，老少美醜，隨時變易，救人災苦，祇在暗中，有心尋訪，休想遇上，所居東溟大荒，遠在東極遼海，離開中土數十萬里，中途更有萬里無際涼沙，與海心蜃霧玄霍，罡風旋颺之險，尋常修道人，決難飛渡，地域又極廣大，即使能衝越那些奇險，到了東極，仍尋不到他那住處，連物色了好幾次，均無迹兆，祇得罷了，當初隨意一談，原來在意，誰知機緣巧合，優曇師伯，竟是算準他當夜要往洞中一行，故意把我引了前去，因知此老，皮氣古怪，從不喜人知他

蹤迹，引人往見，尤爲厭惡，故此事前一字不提，反之給我好些難堪，這一傷心悲哭，恰值他回洞之際，被我哭訴感動，走了出來，一開口便說他是上了人家的當。照他舊例，本不願管此閒事，無如引你來此的人，心計極巧，明知他是有心做作，偏是事在兩可，不能算是背他規例，而我事前也是毫不知情，癡得實在可憐，有此出見，問我心意如何，祇要明言，求他相助，不問何事，均可辦到，并問我是否想要重圓舊夢，與心上人結爲夫妻，我因妹妹志行高潔，雖是邪法暗算，終是受我之害，想起上次生離死別時，妹妹那等傷心神情，已是心如刀割，知道妹妹對我是情深，世俗夫妻相處，決所痛惡，已然鑄錯於先，一誤何堪再誤，祇管他說，如想作個真實夫妻，三年之內，便可如願。

第四回

萬里渡關山劫後精魂仍依愛侶 千里消血雨懷中靈符忽化虹飛

至多每隔四百九十年，要經一次天劫，仍可設法避免，或是先期兵解，轉世重修，祇知自愛，不與妖邪爲伍，誤入歧途，仍是神仙美眷，如其祇想常在一起，做一名色夫妻，或是轉世同爲女身，共修仙業，却是阻力橫生，艱難得多，不特近數十年中無望，一個不巧，本身還要吃上好些苦，不時受人欺侮，無地自容，他又恰是功行圓滿，東歸

在卽，難於隨時照護，共是兩條，全我選取一條，話一說定，却不許絲毫更改，連問兩次，我均因上次鑄錯，不是本心，祇管癡愛，并無邪念，以前妹妹對我，已多疑念，如再走第一條，豈不坐實前事，連平日所說，都成虛假，黑白難分，還在其次，最不好是，此舉決與妹妹心志有違，全由仙法神妙，勉強促成，妹妹根骨聰慧，本是天仙中人，如其爲我所誤，就妹妹對我憐宥，也違本來愛護之意，問心何安，於是向其力求，決不願爲我一念之私，癡情癡愛，使所愛的人，爲我所誤，將來祇求永不分離，一任地老天荒，能得常在一起，於願已足，那位老前輩，見我堅執成見，說我癡人，自尋煩惱不過這樣也好，免他氣心樹敵，又多對頭，雖然不怕，到底要少好些麻煩，隨卽匆匆傳授煉魂隱遁之法，命我七日之後來此等候，當能見到所想的人，說罷前言，叱開石洞，走了進去，我便在危崖之下，照他所說，用起功來，昨日期滿，元神果然凝煉，忙卽飛來，當我兵解之時，本不知妹妹拜在武當門下，祇說在此相遇，到時天降大雪，發現明月峯，有兩少女，搜尋肥鹿，隱形偷聽，才知細底，想起半邊大師的威名，他那門下女弟子，向例不許外人輕慢，旁門中人，祇在仙府附近窺探，被他撞上，必遭無趣，母親和他，又無淵源，一個不巧，吃了大虧，還要連累母親受過，心上發慌，忽想起那位前輩女仙，既會我來，必有原因，所說臥眉峯，相隔仙府較遠，也許事早前知省了成算，

祇得壯着胆子，飛來此峯，不久，便見妹妹跟蹤飛到，初意，大師清規嚴厲，決不容許外人，與門下女弟子往還，何況我又是個罪魁禍首，見必不容，祇想能見妹妹一面，不現身形，以免誤會，因妹妹來得這快，誤以爲近來功力加增，看出是我，趕來相會，越發高興，幾次要想見面，均因顧慮太多而止，祇在一旁，偷看顏色，後見妹妹徘徊松林陽光之下，似因尋人不見，在想心思神氣，同時，又想到我由明月峯旁飛起時，身形已隱，不知怎的，飛到臥眉峯附近，會將遁光現出，心疑仙人暗中施爲，故意如此，妹妹又要飛走，咫尺之隔，渺若山河，心中悲苦，方始現形呼喊，欲與妹妹對面一談，說完幾句心腹話，立即飛走，不知可否，說時，綠華是在竄，看出崔晴，早已飛近身前落下，見他，周身烟籠霧約，形貌如常，祇是凌靈而立，若實若虛，與生人終不相同，面容更是悲苦，知其爲了自己，不去投生，成了遊魂，想起以前情分，不禁心傷腸斷，話未聽完，早忍不住流下淚來，崔晴見綠華，滿臉清淚悲苦之容，哀豔欲絕，絲毫不會怪他，越發感動，忍不住悲聲哭訴道，我以爲妹妹定必怪我來此告罪，不料對我如此寬容，仍是以前情義，休說我已仙緣遇合，魂魄凝煉，飛行往來，隱現由心，便爲妹妹多歷萬千災劫，化生魚鳥，但得永遠相隨，也所甘心了，話未說完，綠華固是淚如泉湧，泣不成聲，崔晴也想到傷心之處，忍不住痛哭起來，綠華本意，再見崔晴，決不似以前

那樣，任其溫存撫愛，反見對方，爲他身受如此之慘，由不得勾動柔腸，越想越覺可憐，一時情不自禁，挨近身前，待要爲他拭淚，勸勉幾句，使其早往轉世，免得永淪鬼域，受着痛苦，崔晴雖然癡愛綠華，也不願愛之實以害之，打定主意如得相見，不再過分親近，如其皇天見憐，至誠感格，以後合藉同修，修一名色夫妻，固是夢想不得的幸事，如其不能，祇要能夠常時見面，於願已足，誰知見面以後，雙方都是情不自禁，綠華往前一湊，立伸雙手，待要迎將上來，眼看兩下撲抱一起，忽聽身後，有一女子喝道，何方遊魂，如此大胆，敢來本山逗留；意欲何爲，可是欺我武當飛劍不利麼，綠華大驚回顧，正是二師姊孔凌霄，由身側老松之後，掩將過來，當時又愧又急，又恐凌霄反臉無情，傷了崔晴，情急驚惶，也顧不得再害羞，忙即搶步攔在崔晴前面，急呼二姊，千萬看我薄面，不要傷他，凌霄原是回到樓中，不見綠華，初意私人洞內窺探，忙和張錦雯趕往一看，人並不會去過，想起昨夜比劍之約，疑心人往臥眉峯，獨自尋來途中，發現綠華，同一少年，對立松林之內，忙把遁光隱去，暗中趕到，藏在一旁，話早聽去，見綠華那等情急驚慌，故意冷笑問道，三妹如何與外人在此密談，此是何人，說破便罷，稍有不合，本山方圓五百里內，均在本門劍炁籠罩之下，左道妖邪，來此擾鬧，我祇一彈指之間，禁法便自發動，任他多高邪法，飛遁多快也難活命，到底是誰，還不

快說，綠華聞言，越發愁急，慌不迭接口分辨道，二姊不要生氣，他是好人，凌霄把臉一沉，答道，管他好人歹人，祇犯我本門規條，斷無寬容，你不說他名姓來歷，我知是誰，綠華聽凌霄口氣，越發嚴厲，嚇得心胆皆寒，拉着凌霄的手，哀聲哭道，他是晴哥，二姊素來痛我，望你格外恩寬，饒饒他罷，凌霄原是故意做作，見綠華花容慘變，急得聲音都顫，心中不忍，忙把將綠華抱住，笑道，三妹不要傷心，我逗你呢，你們所說的話，早聽見了，你也急得冤枉，你再看看，你說的那個他，還在那裏麼，綠華聞言，驚魂乍定，回頭一看，那有人影，忍不住哭道，二姊，既然聽見我們說話，當知晴哥爲人，不致於再見怪罷，凌霄笑道，恩師家規，何等嚴厲，如非看出你們，雖然情深愛重，心地却甚光明，以前全是妖人邪法所害，難怪你們，否則使我愛你，恐也不能袒護，如何能在對面之間，放他隱形逃走呢，實對你說，恩師爲了門人，多是累生修爲的貞女，又都美貌，爲防左道妖邪，來此擾鬧，特將本門獨有的劍炁，運用仙法，設下禁網，除三妹新來，尙未正式拜師，不曾領得傳授，功力也還不夠，難於運用而外，我和大姊，彈指之間，便能將其佈滿，三五百里以內，均在劍炁籠罩之下，休想逃走，不信你看，說罷，把手中法訣一揚，隨聽一聲雷震，立有大片青霞由四山湧起，電也似急，合成一圈其大無比的光城，將鄰近仙府一帶的山峯，一起圍住，同時，仙府前面，又有

千百道其細如針的，青色光線，似大蓬火花，朝上激射，到了空中，再往四外，分佈開來，合爲一片極大的天幕，與那一圈青霞合成的光城接上，以仙府爲中心，臥眉明月兩峯，以及挨近仙府諸峯，全被罩住，其亮如電，滿空光綫如雨橫交織，明滅閃射，映在滿山晴雪之上，光影陸離，頓成奇觀，綠華方自驚奇，凌霄二次把手一揚，忽然不見，先後也只句把話的工夫，隨聽破空之聲，一道青光，映着白雪晴陽，由仙府起，擋空飛來，凌霄忙道，大姊來了，他不似我口直心快，易得罪人，但對恩師，比我還要謹畏，本來還想你們當着我面，再談幾句，可我方才魯莽，你那晴哥，胆又太小，不知用什方法，隱形遁走，方才發動劍炁，想令現形，人已飛遠，竟出我的意料，大姊又來，祇好作罷，大姊爲人，外和內方，方才的事，未被看見，少時不要提起，就說我因你看本門劍威力，試了一下罷，綠華還未及答，張錦雲已然飛降，見綠華淚容未乾，笑問三妹，怎會一人來此，是練飛劍麼，憂心作什，綠華雖聽凌霄那等說法，心想至交姊妹，不應隱瞞，便把前事，帶愧說了，凌霄笑道，三妹真個志誠無欺，我這些日來，屢次留心觀查，才又連試了兩次，他始終心口如一，別的不說，單他心性如此良善忠誠，我們也應隨時扶助，使其將來能有成就才好；錦雲笑答，他和崔道友，這等遭遇，實是可憐，便是外人，也難坐視，況是同門姊妹，人又這等好法，不過，師規嚴厲，遇事還應

小心，二妹你將崔道友驚走，免得我們對面，日後好些難處，並免常時來尋三妹糾纏，彼此兩誤，也是好的，綠華深知崔晴心性，不經自己極力勸勉，強令轉世，無論多麼凶險，也必不捨離開，方才又見凌霄其勢汹汹，更不放心自己，斷定早晚非來不可，有心想和二女明言，請其暫留，等崔晴尋來，當面把話言明，勸令投生，免其自誤，祇不好意思出口，呆得一呆，錦雯見他，淚痕未乾，面容愁苦，不知綠華斷定崔晴，必在附近山頭逗留，欲與相見，明言心事，誤以為想起前情傷心，便笑勸道，過去的事悲苦無益，我們鹿未尋到，祇打了兩隻山雞，也頗鮮肥，難得快雪時晴，正好同賞，請回去罷，綠華祇得隨同飛回，因見二女，慰勉殷勤，不便再以愁容相對，再一想到，悲苦愁急，均無用處，且喜崔晴能聽自己解勸，祇要日內，能見一面，便可勸其投生，何苦爲了自己一人，舉坐無歡，勉強把滿腹心思丟開，隨同說笑暢飲起來，先料崔晴遁出禁圈之後，雖見二女，待已情厚，不見本人，仍難放心，必在附近守候無疑，祇見身旁無人，定必尋來，誰知由當日起，接連兩次，借故離開二女，均未見其出現，勢不便走得太多遠，使人發生誤會，既恐崔晴，由此自誤，又恐師父，神目如電，萬一回山發現，於他不利，自己還受連累，好生憂疑，無如崔晴隱遁神妙，不是自行現身，決看不出人在何處，又羞於向二女，明言此事，一晃數日，崔晴終未出現，正打不起主意，不料當局

者迷，幸觀者清，綠華祇管當人強爲歡笑，極力掩飾，那滿腹愁腸，中懷悲苦，仍不免於誠中形外，張孔二女，何等聰明，見綠華自與崔晴相見之後，往往背人愁思，面上時有淚痕，知其思念崔晴，漸漸生出誤解，以爲女子癡心，男的對他，又是那麼情深愛重，苦戀不捨，生死如一，照着情理，固是難怪，二人也極可憐，無如恩師性情古怪，綠華雖仗優曇大師之力，允其入門，尙未拜師，稍有疏失，必受嚴罰，彼此相處數月，情同骨肉，綠華人又極好，惟恐自不小心，爲情所累，誤犯師規，輕則被逐，重則命都難保，崔晴更是危險，越想越覺這一雙癡兒女，處境可憐可慮，偏又事前奉有嚴命，愛莫能助，互一商量，除却釜底抽薪，乘着綠華溫婉害羞心性，假作親密，加以監視，不令離開，一面暗中留意，在附近一帶查看，祇一發現崔晴蹤迹，使用仙法，將其困住，然後好言相勸，曉以利害，令其速往轉世重修，以爲將來相見之地，免得誤己誤人，偏生崔晴得有多明傳授，本身法力雖然不如二女，但是隱形神妙，往來如電，又知武當家法嚴厲，存有戒心，一任二女隨時留意，始終不曾發現蹤迹，綠華先還想，覩使與崔晴再見一面，過了兩天，漸覺二女對他，形影不離，無論何時，均有人在旁，看出有心防閑，錦雯並在有意無意之間，發話示意，暗寓箴規，大意是說：夙孽前定，難於避免，已然應過，祇要知道戒懼，努力虔修，仙業依然有望，就怕舊情難斷，互相糾纏，以致

兩敗，一誤何堪再誤等語，綠華聞言，越發羞愧，雖覺冤枉了他，無奈二女全是好心，連日相待，祇比以前，還要親熱，分明是恐自己，誤把好心當成惡意，一面規誡，一面厚待，以示姊妹情長，全是爲好，并無輕視之念，這等厚愛如何能夠怪人，而那滿腹心事，也更羞於出口，祇乾着急在心裏，似這樣苦念崔晴，柔腸百折，無計可施，勉強捱了個把月的光景，始終打不起主意，這日夜課前，想起崔晴爲我，九死一生，歷盡艱危，死後遊魂，仍自追隨不捨，自己爲了師門法嚴，處處顧慮，連向師姊明解，祇和他再見一面，俱都羞於出口，雙方厚薄相差，實在太多，我在師門護庇之下，終日無憂無慮，並還照樣修爲，仙業也非無望，而他却成了一個孤魂，在外飄流，雖有慈母，不能相見，加以癡情苦憂，守候不去，影隻形單，無可依附，除受雨雪寒風苦雨之外，更須防到妖邪侵害，再被恩師突然撞上，稍不相諒，連那死後遊魂，都難保全，越想越覺可慮，對他不起，想到傷心之處，不禁把心一橫，覺着他既爲我，受此奇冤慘痛，難道我爲他受人幾句閑話，害一點羞，都辦不到，豁出被二位師姊，說上一頓，明日也老着脸皮，不問對方信與不信，明言心事，求與崔晴，再見一面，免他孤魂無依，受到日晒夜露，冰雪風寒之苦，和外來的種種危害，主意打定，正待明早起身，去向二女求告，心神一定，便用起功來，綠華連日憂念崔晴，每日功課，多半勉強，當日夜課，因難題業

已想好，心神一定，真氣自然凝煉，坐到半夜，忽又覺出進境，心事又全拋開，這一次，竟過了時候，三女平日功課，均有定時，開頭雖在一起，爲了各人功力悟境不同，每次起身，却有遲早，可是相差，也沒有多少時候，張孔二女，愛護綠華，見他以前，用功甚勤，性又穎悟，起身往往要晚一些，自與崔晴相見，這些日來，起身在先，再不，便是二女功課一完，稍爲行動，他也跟着睜開眼睛，不似從前，二女事完，綠華還要坐上一半個時辰，才得完事，神態也極自然，知其心中有事，神智不寧，氣機難於凝煉，雖能把握心神，終是勉強，想起師父之言，好生代他愁急，有心規勸，又見綠華，一面眷念情好，柔腸百折，又恐人看破心事，日常都在矜持掩飾，神情哀婉，楚楚可憐，均不忍勾動他的傷心，綠華看出二女用意，再故意推到二女起身之後，勉強又坐一會再起，二女一生，均在武當門下，早得師傅，自是行家，不特綠華稍爲做作，一見即知，連打坐時，功候深淺，有無悟境，全可看出，自然瞞他不過，何況武當派的坐功，與別派劍術，迥不相同，每日功課，早晚有一定時限，不似別派，往往雲房一坐，動經旬月，但那所煉真氣，十分強韌，祇要心志不寧，不能調和坎離，駕馭龍虎，不特氣機難於凝煉，本身還要受上好些痛苦，往往覺出周身火發，奇熱如焚，百脈憤張，身同針刺。輕則行進艱難，由羊車穴起，步步荆棘，但又不能半途而廢，祇一開始，至少須把

一周天渡過，絲毫鬆懈不得，綠華坐這一夜，本就勉強，祇爲每次起身太早，改了常度，這類坐功，自一開始，人便凝神內視，返虛人渾，對於外面的事茫然無覺，祇憑坎離元精，混元真氣，在本身天地之內，貫穿百骸，自行流轉，到了後半，氣機流暢，入了最高境界，便心智空露，全出自然，初學的人，拿不定時間早晚，更不知外面的事，照理也不容有什雜念，多是水到渠成，達到預期時候，自然回醒，綠華每次均想多坐些時候，免得每日起身在先，爲了常度，免得二女誤會，無奈玄門坐功，十分微妙，綠華入門不久，功力尙差，如何能夠自主，有時覺得時候坐了不少，醒來一看，二女仍是神光內瑩，安然若定，沒奈何，祇得再坐下去，就此靜坐養神，恐被二女看破，各再用功，雖祇一二周天，竟比一夜都難，元神真氣，稍失調御，便有許多苦處，二女知他胆小怕羞，越發不好意思明言警告，正在代他着急，這日，二女先起，見綠華未完，當他又在勉強重坐，方想這樣不是常法，稍一不妙，人還受傷，決計醒來規勸，正商議間，及至定睛一看，不禁大喜，原來綠華天資靈異，悟性極好，起初爲了崔晴，情深義重，雖然互相愛意，並無他念，死非真死，如今遊魂飄泊，萬里相依，依然苦戀不去想見一面，知他素來對於自己，百依百隨，祇要再見一面，把話言明，必能聽勸轉世，如其祇顧自己，視同奴僕，聽其自然，不特對不起他的深情癡愛，也對不起義母，多年相待恩

德，爲此日夜愁慮，不能去懷，心思一亂，祇管根骨深厚，心性靈慧，到底入門日淺，用功時節，如何能有雜念，這還是綠華，祇是眷念愛侶深情，放心不下，並無邪念，否則，勢必陷入危機，慾念一起，還要引發本身真火，受那自焚之禍，孔張二女，常時爲他担心，當日決計破除情面，向其警告，便由於此，及至昨夜打定主意，覺着崔晴不特孤魂無依，飄泊可憐，他一日不去轉世，自己也一日放心不下，鬧得同門疑忌，功課延誤，心情尤爲痛苦，常此相持，必致兩誤，轉如老着臉皮，去向二位師姊明言，把話說開，要好得多，心神一定，氣機便自凝煉，立生悟境，不由真氣內充，神光外煥，比起往日，迥不相同，二女當他連日苦憶情人，心亂愁苦，已快陷入魔道，必是夙根靈慧，忽然醒悟，把這前世冤孽，運用慧劍，斬斷情絲，才致生出這等境界，見狀也頗喜慰，便不去驚動他，自往師父洞中走去，行時，看出綠華，至少還有半個時辰，才能完事，回來正好，這等情勢，無須再多憂疑，也就不曾再有防備之念，更因連日守定綠華，形影不離，綠華心中羞愧，二女原已看出，以爲人既醒悟，無須再加防範，樂得借此走開，免其多心，免其多心，又以久未去往師父洞內，意欲留連些時，這一去，便是兩三個時辰，綠華起身，發現二女，同時他去，本心還想等人回來，向其明言，等了片刻，不見人回，想起昨夜所打主意，恨不能當時把話言明，去與崔晴相見，偏巧當日二女，

一個不在，急於勸告崔晴起身，始而出門尋找二女，打算約上一人同往，後來遍尋不見，回憶昨夜所想的話，當時原是一股勇氣，這一回想，不由又害起羞來，暗忖，二位師姊，待我極好，看今日久坐不歸，分明連日守在一起，事出偶然，不是存心對我，昨夜所想的話，不是萬分不已，實在無法向人啓齒，何不乘此時機，趕往臥眉峯，將晴哥勸走，掉去一段心事，好在祇此一回，即便被二位師姊知道，人已轉世，不再留此，日久自然明白，豈不比老着臉皮，向人明言心事，要強得多，念頭一轉，便往臥眉峯飛去，途中四顧，晴陽耀空，碧霄澄霽，寒山寂寂，凍雀不驚，時見朱雲浮空，變幻無定，與滿山積雪，互相輝映，幻爲銀彩，清麗奪目，武當七十二峯，均似銀玉裝成，近臥眉峯一帶，所有松杉古木，全是瑤枝映發，瓊花璀璨，偶在虬榦繁枝之間，稀落落露出一點蒼翠之色，滿空朝陽之下，越顯得玉潔冰清，點塵不染，暗忖：我平日心情，正和這冰雪一樣乾淨，但是誰知道呢，爲了晴哥，竟然心念不一，背了師姊，遁形到此，滿以爲晴哥必是隱形在旁，也許躲在附近凝望，祇要發現遁光，必知我是爲他而來，師姊不在，山中無人，正好相見，爲何還未現形，口隨念動，忍不住喚了兩聲晴哥，來聽答應，人已飛降，這時，已是二月初間，積雪未消，山風不起，臥眉峯的梅花桃花原多，爲了當年氣候太冷，地又高寒，此時還自盛開未謝，桃李諸花，也自含苞欲放，綠華不知交春地

暖，去年終這場大雪，下得太厚，加上幾天西北風，滿山積雪，全都凍凝，山中又多伏流暗泉，下層冰雪，近日雖漸溶化，上層却未解凍，不易看出，想現已二月天氣春花已開，凍却不解，好些花樹，均埋冰雪之中，祇稀落落露出半樹枝葉，幾時天氣一暖，突然溶化，彼時冰雪盡溶，千山萬壑，都是流泉，地面上再現出萬樹繁花，豈非奇景，本山風景，比起仙都舊居，更是可愛，祇是晴哥，遭此大難，無福享受，照平日的耳聞，不特照他所受，以許一同清修，永不分離的心願，沒有指望，此去轉世重修，是否能夠成就，修得玄門正宗，彼此常共往還，均非容易，以他對我那等情厚，不管是緣也罷，是孽也罷，祇要將來，能有成就，無論如何困難，也應以全力相助，才對得起他那一番癡情，心中尋思，四面查看，仍無蹤影，暗忖，晴哥祇一見我，定必尋來，如何不見，連喊幾次，也無回應，雖然那日雪後，匆匆一見，被人驚走，以他性情，和平日對我的用心，不把話說完，決不會走，如今事隔月餘，始終不會再見，此是奇怪，莫非那日受驚遁走，便自投生，或是守候多日，見二位師姊，監防太緊，知道本門法嚴，難於再見，惟恐連累自己，故此不別而行，人早轉此，白担了好幾天的心，果然如此，倒也求之不得，心中本無別念，不過是怕對方，爲了自己，不捨離去，延誤修爲，這樣再好沒有，心方喜慰，再一轉念，又覺崔晴，不是這樣人，當兵解時，好容易遇見優曇大師，這樣

救星，不特投生轉世，大都容易，並還可仗他佛家法力護持，轉世之後，代爲引進到正款門下，從此轉禍爲福，爲想見我一面，竟不惜違命堅持，情甘失去這千載一時的良機，由數千萬里的海外，受盡艱危苦難，東飄西蕩，歷時半年以上，好容易尋到武當，得見一面，滿腹情懷，無限酸心，還未傾吐一半，便自己也沒來得及，向他勸勉，便被外人驚走，就此離去，定必不捨，何況孔師姊，有意相試，並非真要發動禁制，與他爲難，稍爲留意，便可看出，由此二位師姊，雖然形影不離，對他並無舉動，休說雙方遙望，便在一旁偷覷，也無危害，這多日來，難道不曾深入窺探，胆子如此小法，越想越可疑，算看崔晴前往投生，甚或埋怨自己，胆小情薄，惟恐師門法嚴，同門譏笑，不敢與之相見，灰心失望，負氣而去，也是佳事，最可慮是，人並不會轉世，爲了守候自己，想見一面，不肯離開，無意之中，遇見對頭妖邪，將元神擒走，由此陷入危境，他那裏受苦受難，連那煉魂之慘，都在意中，自己却不知道，法力又淺，不能往授，更無法探問他的下落，爲了一時胆小怕羞，不敢早和二位師姊商量，以致鑄此大錯，豈非終身恨事，想到這裏，心中一急，不覺流下淚來，一時惶急無計，仍作萬一之想，因臥眉峯，洞穴較多，崔晴又經仙人指明，在此守候，自己心想勢將凶多吉少，出於意料，畢竟剛到這裏，也許晴哥，爲知自己每日早課做完，還要和二位師姊，同在房中，說笑飲

食，不到中午，輕易不出走動，反正不會出來，又不敢去往洞前窺探，便在原居之處，打坐用功，沒想到會來尋他，爲了避人，所居洞穴，定必隱祕，故此難於發現，想到這裏，又覺人還尙在，不會遇害，立時解去悲懷，去往後山尋找，走上一段，便喚晴哥，你在那裏，快些出來，我抽空尋你，說完幾句話，見上一面，就要回去，不能在外停的，似這樣，自言自語，邊說邊往前走，眼看快要行近後山，女仙中无垢昔年仙府，側面紅霞兩旁，那一帶是片盆地，地氣最暖，積雪已漸消溶，綠華正走之間，見當地積雪，要薄得多，有的地方，祇剩了兩三寸厚，並還顯出碎裂之痕，不似來路一帶，整齊半勻，那千百株桃花，已指在雪中開放，樹上的雪更少，彷彿一團團的棉絮，掛在枝頭繁花之間，紅白相映，分外鮮妍，起初志在尋人，無心觀賞，不會留意，及至發現當地花樹，如此繁豔，頓觸夙嗜，不由停了一停，細一觀查，才知雪自底層溶起，已快化完，有的樹榦上，還有兩三尺高的，殘雪碎冰，暗忖二師姊曾說，紅霞溪對岸崖上，有幾處山洞，十分清潔明朗高大，可供夏日來此涼爽沐浴之用，晴哥和我一樣，素來戀花，這裏冰雪融化太快，也許他住在附近，閑中無事，恐這一片花光，爲冰雪所毀，起了護花之念，用法力將冰雪化去，使其同時開放，鬥豔爭妍，越看越像人力所爲，如其所料不差，人必住在前面洞內，暗忖，晴哥每日跨我相見，有如望歲，如受前輩仙人指

教，在內打坐，決想不到此時會來尋他，這裏地方有限，祇此幾個藏處，人如在此，終必尋到，莫如悄悄掩去，逗他驚喜，二人也是平日情厚，綠華年幼天真，稚氣未退，童心一動，便不再呼喊，輕悄悄沿溪走去，沿途發現地下雪水溶化後的山水，正由高而低，潺潺四流，伏流甚多，溪中冰雪已溶，祇有一些碎冰殘雪，順流而下，清波粼粼，離岸祇有尺許，溪水雖然清深，兩岸地勢，却較花林爲高，地面還有三四寸厚的積雪未消，尋人心切，又恐無意之中錯過，一面仗着本能，身輕如燕，踏雪飛馳，一面查看，是否有人在此居住形迹，當地原是初到，正照凌霄所說，沿溪繞崖而行，剛一轉過崖角，目光到處，忽然發現雪中，現出幾個脚印，先疑崔晴所留，心方一喜，忽然想起脚印頗深，休說崔晴此時，已非生人，便尋常修道之士，除非漫不經心，在此踏雪徘徊，稍爲走快一點，就不用法力飛行，也不會留下脚印，如說山中居民，此時冰雪載途，山還未開，尤其臥眉峯後，昔年仙靈所居，中隔危崖絕壑，常人足跡，向不聽到，何況來路一帶，雪深數尺，舉步艱難，怎能攀援來此，便把脚步停住，再細查看，那脚印稀落落，成一直線，突在轉角空地之上發現，再順自己去路走去，並不甚多，但無來路，一眼望過去，共祇十餘丈長一段，中間雪地上，還有兩處血跡，終點之處，在一峯下，雖未見有洞穴，但與凌霄以前所說山洞，遠近相同，料知下面，必有山洞，既有生人居

此，崔晴未必在內，雪中血跡，却甚可疑，崔晴現非肉身，自不會留下血跡，常人也不會居此，心疑別的道術之士，在此隱居，多半還是旁門中人，便留了心，綠華大難之後，越發胆小，如照平日，早已返回，不願多事，祇爲愛念崔晴，關心太切，既覺此外無處可尋，又防萬一洞中，伏有妖人，崔晴被其擒住，在彼受罪，重又愁急起來，略一盤算，便貼着崖壁，一路留神，輕悄悄飛將過去，相隔不遠，形將飛近，還未到達便發現一縷火烟，由崖壁間冒出，定睛一看，當他果是凌霄所說的山洞，因來路這一面，崖勢略向外突，更有幾株樹木，掩蔽目光，不近前，看不出來，洞頗高大，洞頂宛如人家屋簷，向外伸出，並有火光閃動，隱聞人語，匆促之間，不知對方強弱來歷，崔晴是否在內，孤身至此，拿不準對方邪正，不敢冒失走進，連忙隱身樹後，探頭樹旁，往裏偷看，一面留神靜聽，見那洞內，約有五丈方圓，洞口高大，洞形內照，近門平地之上，立着一堆怪石，和石場石墩之類，內有兩個和尚，年約二三十歲，這等冰雪寒天，紅色僧衣已全脫掉，赤着上身，坐在石墩之上，面前燃着一堆松柴，火光熊熊，火上懸着半邊肥鹿，已然洗剝乾淨，烤得半熟，油脂流溢，肉香陣陣，隨風吹來，所烤肥鹿並無繩架鉤掛，凌空懸在火上，自行轉動，油汁滴在火上，不時冒起一蓬青烟，滋滋亂響，和松枝爆炸之聲相應，滿洞焦香，與酒香相和，兩和當似是紅教番僧，對火而坐，身材矮

胖，兩膀虬筋盤結，甚是強壯多力，貌相神情，均極凶野，身旁放着一個大酒罈，和兩個銅瓢，酒均斟滿，每人手上，拿着一柄，形似新月的戒刀，寒光閃閃，十分鋒利，肉還不曾熟透，便搶着大片割下，塞向口內，大嚼不已，所着紅衣，還有許多隨身兵器零物，亂糟糟堆在石榻之上，榻旁不遠，還汪着一灘血水，和死鹿的心肝五臟，再往洞內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裏面洞壁之下，樹着一面長旛，高約丈許，旛前地上，冒起一股，三尺來高，尺許方圓，綠陰陰的怪火，上面凌空倒吊着一個赤身男子，正是崔晴，當時悲憤交集，正待不問吉凶禍福，入洞救人，並與二妖僧拚命，忽聽崔晴，高聲急呼，綠華妹妹如來，不可妄動，我有靈符防身，並不妨事，救我須等時機，不可造次，祇要現出一點形迹，我再告你下手之法，綠華聞言，忙即停止，崔晴也自住口，同時，二凶僧祇管鯨吞牛飲，說笑不已，一任崔晴發話，竟如未聞，所說番語，宛如狼嗥，又急又厲，一句也聽不出，方以爲二妖僧，不通人話，自己剛來，崔晴如何發現這快，崔晴又在大聲急呼，所說的話，前後相同，一句不差，才知崔晴，似恐自己無意之中尋來，冒失下手，拚着受苦，連聲警告，二妖僧已然所慣，不以爲奇，方想用什方法，顯露形迹，崔晴已照前言，連說了三遍，二凶僧始而未理，後來是因崔晴，說之不休，忽然急怒，內中一個腹有黑毛的，首先怒吼起立，趕往旛前，戟指喝道，你這小狗，鬼嗥作

什，你那妹妹是誰，尋來祇有送死，我師父今夜回來，便回青海，我們好好吃一頓痛快酒肉，你偏鬼噓，不給你嘗點味道，也不知小佛爺的利害，崔晴怒喝，番狗再敢，滿口狂吠，休看身爲邪法所困，照樣叫你難逃公道，說罷，重又改口，再把方才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凶僧已自大怒，將手一指，旛上立時射出千朵血焰，當頭罩下，崔晴也把手一揚，胸前立有兩箭銀花，朝前射去，另一凶僧，也自趕到，揚手一股紅光，先把崔晴所發銀光敵住，兩下才一接觸，便各撤回，再把手一揚，幡上血燄立時退去，回復原狀，一面口喝，師弟歸坐，這小狗一回青海，便受煉魂之慘，和他計較作什，隨對崔晴，猶笑道，你這漢狗，真不知好歹，我因見你，總共祇有一半日的運數，如非我師父，此次出來，好些法器，不曾攜帶，又想強你歸順，未下毒手，早受煉魂慘禍，心想，誰也救你不得，你喊那女子，不來則已，來了，祇有便宜我們，快活一陣，叫你明言，人在何處，以便尋去，將他擒來，使你二人，同在一起，拜師學道，你又不從，由昨夜師父離開起，你便鬼號，翻來復去，總是那幾句話，吵得人心煩，好說多說，總不肯聽，我師弟幾次想收拾你，我想你至多還有一天，到了今夜子時，師父回來，不問去留，便要受那無邊苦難，反正救星不會喊來，就來也救不了你，又聽你說得那麼癡心可憐，便由你去，你偏越吵越凶，彷彿仗着胸前一道鬼畫符，便不能奈何你似的，豈非自

找苦吃，實對你說，我師父有名的青海二佛中的，大佛麻頭鬼王，佛法無邊，你們那些道教中人，決非他的對手，此時誰也救不了你，乃非愛你精氣凝煉，與尋常遊魂不同，又看你胸前靈符來歷，意欲命你降順，獻出此符，將機就計，報他十年前所遇老乞婆，暗算他的仇恨，早被血焰神光，煉成三寸來長，一個枯魂，受那無量苦痛，永無超生之日了，趁早安分，等師父回來，好好降順，將符獻上，隨往青海修煉，尋一軀殼回生，便和我們一樣，逍遙快樂，享受無窮，便想你那心愛的人，也極容易，祇要稟明師父，拿了法寶，將他真形攝來，再由師父，施展法力，無論相隔多遠，至多三日之內，便可自行投到，與你結爲夫婦，並還破例通融，免去師父嚐新，由頭一夜，就歸你快活，豈不是好，如聽良言，彼此都好，否則，我二人也懶得理你，隨對同伴番僧道，師父行時曾說，此人根器，雖非上乘，難得他心志如此拿定，又經仙佛兩家能手，煉過生魂，精氣凝煉，如肯降順，將來大是有用，本門法力雖高，如與外人爭鬥，須用好些法器，雖然每次出門，均經晶球視影，行法查看，此行遇合經歷，均早看出，偶有心念不到，未曾現出的事，憑着所帶幾件法寶，也足能應付，畢竟要差得多，臨時佈置法台，又頗費事，稍一疎忽，被敵人得知，佔了機先，不免吃虧，爲此蹤迹隱祕，全照晶球所現形相行事，所遇如出預計之外，便須格外留意，那年受老乞婆暗算，以致快要煉成的三十六

相神魔，功虧一簣，便由於此，昨日擒到這廝，原出意料，而那護身神光，正是老乞婆的鬼門道，後來將他擒住，雖然問明事出偶然，傳他靈符的人，雖有老乞婆在內，雙方並無淵源，憐他遊魂飄泊，癡得可憐，對頭偶然相助，不是借他鬧鬼，到底不可不防，尤其師父，與師叔重煉神魔，要緊關頭，最好不要多出枝節，但又不捨放他，命我二人，好言相勸，更不可離開洞前禁圈以外，昨夜你嫌這廝吵鬧討厭，所帶食物，又快用完，師父還須今夜才回，想把昨早所禁肥鹿，攝一隻來，烤吃下酒，我也動了酒性，天明前，經你二次一說，便自答應，滿擬那鹿和酒，均經行法禁制，以備師父回來，隨時取用，稍一施爲，便會飛來，洞前十丈以內，有師父所設禁圈，聲形全被隔斷，外人便尋了來，所見祇是大堆積雪，決看不出我們形迹，也是你太性暴，行法以前，因恨這廝吵鬧，想收拾他，一不留心，被他胸前銀光，射中左肩，幾受重傷，後來將鹿攝到，本應直飛洞前，不知怎的，在轉角上，停了一停，你太心急，誤認有人破法，忙即趕去，又把那鹿刺了一刀，我仔細查看，並無異兆，方才想起，那地方已在禁圈之外，雖不見什痕跡，師父法令甚嚴，終是違命，且喜不會遠出，又無什事發生，祇要看守這廝，候到師父回來，便可無事，我們祇顧飲酒吃肉，理他作什，說時，綠華見二番僧，全都將臉朝裏，忙由樹後閃出，乘着雙方爭吵之際，朝崔晴打一手式，崔晴面上，立現驚喜之

容，一任二番僧戟指怒罵，也不理睬，先喊了一聲，我知道了，跟着又把前言說之不已，綠華聽出崔晴，借着發話示意，令其暫避，見番僧誤認崔晴，癡心不死，均未理會，忙即退回，埋伏樹後，靜候崔晴指點下手之法，二番僧也各歸坐，飲食起來。因見崔晴，老是狂呼情人，一任驚告勸說，始終不聽，全都有氣，一面牛飲大嚼，一面互指崔晴，咒罵爭論，面都朝裏，並說，外有乃師，所設禁圈，多高法力的人，休想看出，便喊破喉嚨，也休想把你心上人喊來，如其無心至此，一入禁網，便自被擒，正好和你一同送死。

版 出 月 四 年 八 十 三 國 民

長篇武俠小說
武當七女

實價金圓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 者 還 珠 樓 主

發 行 人 張 瑛

發 行 所 上 海 廣 藝 書 局

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

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福 州 路 三 七 九 弄 二 號 廣 藝 書 局

特約經銷處

星嘉坡明咕連街星洲文化服務社
南京發數營大 陸 書 局
怡保戲院街大 同 書 局

版 權 所 有
不 准 翻 印

